



宋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琴操

懷歸操

醉翁操

於忽操

晝操

上梁文

開封府上梁文

英德殿上梁文

披雲樓上梁文

書判

辛捕罪人丁過而不救辭云家有急事救療

劉敞

蘇軾

王令

林希

楊億

王安石

陳復常

余靖

丙越度官府垣籬官司罪之辭云隨甲而往

余靖

丙為左僕射門立檠戟其子封國公復請立戟儀

余靖

曹不許

乙夜居於外丙往弔之或責其非

余靖

乙為政請隳都城譏其無備辭云都城不過百姓

余靖

丁去官而受舊屬饋與或告其違法訴云家口已

余靖

離本任

甲為縣令士乙與其故人丙醉毆乙乙詣縣訟丙

令問曰傷乎曰無傷也相識乎曰故人三十年

矣嘗相失乎曰未也何為而毆汝乎曰醉也解

之使去有司劾甲故出丙罪甲曰鬪不至傷勅

許在村了奪耆長則可縣令顧不可乎

王回

甲為出妻已告其在家嘗出不遜語指斥乘輿有

司言雖出妻而所告者未出時事也或疑薄君

臣之禮隆夫婦之恩律不應經

王回

琴操

懷歸操

劉天女敬

蟋蟀在堂歲云除今我不樂鬱以紆豈不懷歸畏簡書

蟋蟀在堂歲云逝今我不樂濡以滯豈不懷歸友朋畏

醉翁操

蘇軾

琅邪幽谷山水奇麗泉鳴空澗若中音會醉翁喜之把

酒臨聽輒欣然忘歸既去十餘年而好奇之士沈遵聞
之往遊以琴寫其聲曰醉翁操節奏踈實而音指華暢
知琴者以為絕倫然有其聲而無其辭翁雖為作歌而
與琴聲不合又依楚詞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詞以
製曲雖粗合均度而琴聲為詞所繩約非天成也後三
十餘年翁既捐館舍而遵亦沒久矣有廬山玉澗道人
崔閑特妙於琴恨此曲之無詞乃譜其聲而請於東坡
居士以補之云
琅然清園誰彈響應空山無言惟翁醉中知其天月明
風露娟娟人未眠荷蕢過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賢
醉翁嘯詠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
而童顛水有時而回困思翁無歲年翁今為飛仙此意
在人間試聽徽外三兩絃

於忽操

王 野 令

劉表見龐公將起之而公不顧也表曰然則何謂公曰
我可歌乎既歌命弟子絃之凡三操
於忽乎不可以為其又奚為離婁之精夜何有於明瞽
曠之耳聾者亦有耳一本作聾東王良之手乎後車載
之前行險以既覆乎後逐逐其猶來雖目眇而心駭乎
顧其能之安施委墨繩以聽人乎雖班輸亦奚以為
於忽乎不可以為其又奚為掾櫨桶椽之累重顧柱小
之柰何方風雨之晦陰行者艱而莫休居者坐以笑歌
不知壓之忽然乎其誰安何
於忽乎不可以為其又奚為謂雞斯飛誰得之吾方飢
而羈謂豕斯突何取於縛是皆以食而得之吾方飢而
後 噫雞豕豕死以是乎

畫操 孟子去齊舍於畫作

林 希

彼滔滔之天下余孰從而與歸來何其然兮其去何爲
吾行或使兮止或居之母嗟吾行兮於此遲遲弃其量
黼兮僉撮安施鈞石則委兮亦何用於銖釐顧瞻咨嗟
兮人曷余疑嗚呼余歸兮已而已而

上梁文

開封府上梁文

楊 億

受三靈之眷命開百世之丕基居中土以制四方坐明
堂而朝萬國上觀玄象設路寢而闕應門下鑒黃圖定
神州而分赤縣玉帛駭奔而若至舟車輻湊以文馳居
民最處於浩穰寰宇共瞻於表武 法天崇道皇帝陛下
道光上聖仁洽普天性堯舜之聰明體禹湯之勤儉
垂衣裳而布政懸法家以授人盱食視朝但精沈於理

拂煙嵐

拋梁北匈奴逃遁空沙磧茫茫絕漢胡無人待上陰山
重刻石

拋梁上非煙顯氣何蕭爽歷歷天邊種白榆亭亭雲際
栽仙掌

拋梁下萬井繁華堪大詫家家樓閣倚晴空處處絃歌
樂皇化

伏願拋梁已後風調雨順時和年豐聖壽靈長與大椿
而難老邦家鞏固將磐石以無窮少海長浮於厚載前
星永耀於玄穹濟濟宮庭之僚屬森森天府之賓從盡
預商山之羽翼咸依儉幕之芙蓉將吏奔趨而有幸軍
民撫育以皆同悉傾心而奉上並竭節以向公路絕寇
攘夜戶而從茲不閉人無爭訟園扉而自此常空百姓

咸躋於壽域八方悉被於仁風然後 我皇帝之千秋
萬歲長端拱以居中

英宗殿上梁文

王 安石

天都左界帝室中經誕惟僖聖之祠夙有神靈之宅嗣
開宏築追奉睟容方將廣舜孝於無窮豈特尚漢儀之
有舊 先皇帝道該五泰德貫三儀文摛雲漢之章武
布風霆之號華夏歸仁而砥屬蠻夷馳義以駿奔清蹕
甫傳靈輿忽往超然姑射山無一物之疵邈矣壽丘臺
有萬人之畏已葬鼎湖之弓劍將游高廟之衣冠 今
皇帝孝奉神明恩涵動植纂萬之服期成萬世之功見
堯於羹未改三年之政乃眷熏脩之吉壤載營館御之
新宮考協前彝述追先志孝嚴列峙寢門可象於平居
廣拓旁開輦路故存於陳迹官師肅給斤築隆施揆吉

本臨軒遣使常散採於民謠物情而煦育如春玉道而
坦平若砥故得五兵不試邊陲無金革之聲四序由康
隴畝起倉箱之詠 敷 淳反朴黎民盡致於可封獻賁
輸琛異域曾無於後至混車書而一統頒正朔於四夷
十年遠過於成周拓土更逾於疆漢乃眷京畿之千里
旁連魏闕之九重包括諸華儀刑列郡疆理既推於廣
斥間閭最號於便蕃豈惟俠少之場所謂帝王之宅爰
求控馭實在元良皇太子道契黃離位隆倉震問安視
膳素彰周寢之勤主鬯承祧爰踐漢儲之貴自春宮而
育德鎮天邑以分憂誕揚慈惠之風廣布神明之政綠
林屏息絕吠犬以堪驚王燭均調無喘牛而可問於是
決斷簿書之暇經營土木之功廣棟宇之新規集班輸
之絕藝揮斤者成市荷鍤者如雲度楸枿梓之材召

丹腹巧塲之匠百堵皆作不日而成梁橫蟠竦以蜿蜒
瓦疊鴛鴦而迤邐而皇有煒聽事斯嚴（廊）回合以四
周庭清虛而中敞制度迭彰於壯麗形容備極於巍峩
足以明東朝副貳之尊表南府鎮臨之盛見郎偉今茲
吉日將畢奇功爰自拋梁式申犒勞散金錢而滿地誰
餅餌以如山卮酒彘肴盈樽蒲案極量而飲應不羨於
單醪實腹而食固如填於巨壑既醉以飽式舞且歌同
承渙汗之恩共樂昇平之化

拋梁東三韓百濟慕華風毛車遠涉浮天浪歡呼鼓舞
未央宮

拋梁西雪嶺金河路不迷萬里玉關皆我土葡萄苜蓿
徧高低

拋梁南跼鳥浪泊聖恩覃大貝明珠盈帑藏崔嵬銅柱
日以充徒舉脩梁而考室敢申善頌以相歡謠

兕郎偉拋梁東聖主迎陽坐禁中明似九天昇曉日恩
如萬國轉春風

兕郎偉拋梁西瀚海兵銷太白低王母王鐸方自執大
宛金馬不須齎

兕郎偉拋梁南丙地星高每歲占千障滅燧聞嶺徼萬
艘輸賚引江潭

兕郎偉拋梁北邊頭自此無鳴鏑即看呼韓渭上朝休
誇竇憲燕然勒

兕郎偉拋梁上彷彿神游今可想風馬雲車世世來金
輿玉罕年年往

兕郎偉拋梁下萬靈隕社扶宗社天垂嘉種已豐年地
產珍符方極化

伏願上梁之後聖躬樂豫寶命靈長松茂獻兩宮之壽
椒馨占六寢之祥宗室蕃維之彥朝廷表幹之良家傳
慶譽代襲龍光肩一心而顯相保鎮祝之無疆

披雲樓上梁文

陳

履常

夙夜在公必有燕休之地上下同樂孰知興作之勤惟
此東州稱爲輔郡遺澤未息猶有陶虞之風王化旣成
更同齊魯之俗河山千里枹鼓不鳴閭巷百年豪傑間
出地滋墾闢歲嗣豐穰里無愁歎之聲吏絕追呼之擾
因斯時之暇豫樂此地之登臨章故增高事非過制斷
長續短費不及民棟宇覲深稱吏民之觀望歲時遊豫
遂老幼之歡娛爰歷靈辰用興危架聽于輿頌落此成
功

拋梁東日上雲開四顧中今代功名歸二老當年富貴

有朱公

拋梁南舳艫街尾繫江潭朝濟已作豐年雨暑飲行聽
抵掌談

拋梁西陰陰桃李下成蹊舉頭更覺長安近送日長隨
落日低

拋梁北瑞塔亭亭入雲直百年戰鬪及明時千里河山
餘故國

拋梁上危架岩堯遠千文房心瑾琛近簷楹海岱摧藏
但空曠

拋梁下割肉成堆酒如瀉燕雀投人也自忙鼠蝠旋墻
不容罅

伏願上梁以後入神同力暘雨以時水宿塗行夜無風
露之警盈線鍊割家有囊廩之餘囹圄一空鞭笞不試

商旅四集貨賄遂通據榻以談不減庾公之興從遊而賦尚須韓子之文

不書判

辛捕罪人丁過而不救辭云家有急事救療

余靖

通播未播宜同掩襲彌留待救安可逕迴苟或責其容姦姑合先於拯患辛事當祗役職在追逃力而拘之飢鷹之効未展勢不足者因獸之鬪方勞眷彼遵塗之人式冀執兵之助備其越逸此望惠然肯來憂在族姻彼乃往而不返誠或慮其飾詐謀合原其執心網恐論於吞舟固宜并力病方深於易箠安得忘情徒欲詰其圖全未可罪其為已囚其亡命雖追捕以收先人各有親當患難而自救縱云行邁殊匪坐觀捕逃之黨未除遽

令適我瞋眩之求不濟則欲怒誰職且異於追胥罰難加於行路是則彼有詞矣姑合宥而捨之

丙越度官府垣籬官司罪之辭云隨甲而往

余靖

協謀抵禁法有減論冒度干刑理無從坐既投足而同往豈原心而或殊丙德之弗修動而有悔不如已者方踰數仞之墻因而從之遂罹三尺之法自踈明慎猶啓薄言况穴隙以相從惟蕤茨而是履前王著令徒攀共犯之條君子嚮儒蓋守獨行之節矧府寺之攸設惟藩屏而是崇不得其門同臨蔽惡之地必求諸道當慙由徑之非雖曰比之匪人實亦動而過則原其發慮遽云職汝之由詳彼治躬豈可効人之僻各將誰執感實已招視籬落之具存當跬步而為過別冒漢家之網或異

首科自絕蒲人之祛諒難降等三千之條備紀七十之杖何逃罪必甘心詞奚苦訴

丙為左僕射門立祭戟其子封國公復請立戟儀曹不許

余靖

位縻王爵固有彝儀名列子倫所宜降禮既高閱之共處豈列戟以重施丙鵠印傳家蟬聯襲龍斗樞踰貴既升八座之榮社土啓封遂及一經之嗣胡為令子罔達宏規以謂秩視諸公幸列分茅之位勲崇三品請頒立製之儀展矣攸司詳夫大體且乘軒服冕雖同列國之權問寢趨庭豈有異門之制縱未該於令式宜必叶於謀猷況乎尊有壓卑之文備存典冊子存避父之禮綽著章程國有大焉古之道也思榮咨至任旌高穎之勲制度罔愆宜喜柳或之見必當固執無謂他規戴記傳

芳車馬猶稱於不及隋書勸善祭戟寧聞於再頒必採禮卿之詞勿貽侯氏之過

乙夜居於外丙往乎之或責其非

余靖

宴安有度式貴慎儀出處無容固宜行弔既自愆於所止亦何怒於相隨乙德之不修動而有悔安身克謹當從嫡寢之間居外尤非自比遭喪之變眷惟益友深達彝章朝夕四時既失常於訪問吉凶五禮遂矯辭於禍災縱未盡於嫌疑抑已陳於規誨進退可度燕衣將亂於悲哀居處以莊環經何慙於諷刺爾惟失節我豈廢言所期克舉其儀孰謂不知而作衣服宮室雖弗襲於縗裳揖讓周旋固可譏於牀第理既同於事死問乃比於知生况彰終夕之嫌復異致齋之制改容並進雖興

言偃之非問疾同辭宜守仲尼之訓弔之可也人其謂何

乙為政請墮都城譏其無備辭云都城不過百雉

政在保民固宜多備城苟過制何謂弱技爰啓見機之謀當許復墮之請乙器能高世忠亮拔羣方推許國之忠遽展濟時之略以謂金湯作固誠多藩屏之功控帶相高必啓寇戎之害式陳良筭允叶明謀庇民無假於深池頽墻願填於濬洫且赫連定霸雖增蒸土之勞士為知權寧慎宣薪之役深詳得失妙察興衰縱墨翟多能九攻聞解帶之術而鄭丹遠識五大有在邊之譏蓋虞乎讎必保焉蓋循乎古之制也今京不度在百雉以貽憂夫魯有初諒三都之必毀允合仲尼之志何慙由

也之忠

丁去官而受舊屬饋與或告其違法訴云家口

余靖

食槩養廉執心斯可及瓜受代改操則非安得因其去官遂不思於絜已丁也才高有立秩滿將遷飛鳳銜書亦既榮於寵命解龜罷政遂靡讓於好羞謂行邁之有期曾厭私而不懼况古之循吏名列青編掛府丞之魚誠在涖官之日留壽春之犢實惟去任之晨何乃肆貪罔知守節歌鄧侯之五鼓曾是遵途持山陰之一錢當思勵俗徒欣苟得豈曰能謀重耳受瓊蓋當於旅食叔魚反錦益愧於公行如云不爾瑕疢則恐罔知紀極推恩布化未聞畫象之遺風黷貨啓奸遽恣貪狼之本性縱離境壤終喪廉隅減三等以定刑乃九章之垂統

甲為縣令士乙與其故人丙醉歐乙乙詣縣訟
丙令問曰傷乎曰無傷也相識乎曰故人三
十年矣嘗相失乎曰未也何為而歐汝乎曰
醉也解之使去有司劾甲故出丙罪甲曰鬪
不至傷敕許在村了奪耆長則可縣令顧不
可乎
王 回

令親民而歐之於善者也士所以學為君子也今釋一
醉忿相歐笞四十之過全其三十年間未嘗相失之交
歐民於善而責士以君子之道者也仲尼為魯司寇赦
父子之訟漢馮朝韓延壽不肯決昆弟之爭篤於親而
故舊不遺其義蓋一耳甲之所為於古為能教於今為
應法不可劾

甲為出妻已告其在家嘗出不遜語指斥乘輿

有司言雖出妻而所告者未出時事也或疑
薄君臣之禮隆夫婦之恩律不應經

王 回

指斥乘輿臣民之大禁至死者斬而旁知不告者猶得
徒一年半所以申天子之尊於海內使雖遐邇幽陋之
俗猶無敢竊言訕侮者然書稱商周之盛王聞小人怨
罵乃皇自恭德不以風俗既美而臣民儼然戴上不待
刑也則此律所禁蓋出於秦漢之苛耳若妻為夫服斬
衰而降其義甚重傳禮已來未之有改也且挾虐犯法
既許自許而七出義絕和離之類豈有宥怨顧恬然藉
衽席之所知喜為路人擠之死地其惡慝矣宜如有司
所論已若夫減所告罪一等甲同自首以律附經竊謂
非薄君臣之禮而隆夫婦之恩也

宋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非尊居... 所請已... 封事文... 讀情自... 所出... 真... 公... 封... 昔... 王... 敬... 恩... 不... 悲... 烈...

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一

題跋

跋放生池碑

跋華嶽題名

跋平泉草木記

跋景陽井銘

跋王獻之法帖

讀李翱文

讀封禪書

書种故事

書襄城公主事

書洪範傳後

讀江南錄

歐陽脩

歐陽脩

歐陽脩

歐陽脩

歐陽脩

歐陽脩

劉敞

王回

王回

王安石

王安石

讀孟嘗君傳

王 安石

書刺客傳後

王 安石

讀柳宗元傳

王 安石

書沿淮巡檢廳壁

傳 堯俞

書賈偉節廟

傳 堯俞

書魏鄭公傳

魯 鞏

書資治通鑑外紀後

劉 恕

跋放生池碑

歐陽 脩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為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然代天而治物者常為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萬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

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敷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為萬世之利此所以為聖人也浮屠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為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

跋華嶽題名

歐陽 脩

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人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三人錄為十卷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姪並侍或寮屬將佐之咸在或山人處士之相攜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歲在丙午是歲天子耕籍田肆大赦羣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極盛之時清泰二年歲在乙未廢帝篡立

之明年也是歲石敬瑭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鴈門廢
帝自焚于洛陽而晉高祖入自太原五代極亂之時也
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
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於共
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在或在或亡其存者有千
仞之山石爾故時錄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
而歎逝者也

跋平泉草木記

歐陽脩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
諸侯之國必視其爲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
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
侯無不在其術也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
以此知君子宜慎其好蓋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利
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聖賢之高致也其
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
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
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壤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
又近乎愚矣

跋景陽井銘

歐陽脩

景陽井銘不著撰人名述隋滅陳叔寶與張麗華等投
井事其後有銘以戒又有唐江寧縣丞王震井記云井
在興嚴寺其石搢銘有序稱余者晉王廣也其文字皆
磨滅僅可識者其十一二叔寶事史書之甚詳不必見
於此然錄之以見煬帝躬自滅陳目見叔寶事又嘗自
銘以爲戒如此及身爲淫亂則又過之豈所謂下愚之
不移者哉今其銘文隱隱尚可讀處有云前車已傾負

乘將沒者又可歎也

跋王獻之法帖

歐陽脩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叙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研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爲竒詭而想見其人也於高文大策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滋弊精疲力以學書爲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眞可笑也

讀李翱文

歐陽脩

予始讀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嘗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翱特窮時憤無薦已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翱爲秦漢間好事行義之一豪傑亦善諭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况迺翱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而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翱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感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云哉然翱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憂文甚矣柰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知翱憂者

又皆疏遠與翔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為狂人則以為病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矣

讀封禪書

劉敞

劉子曰新垣平候日再中文帝以建元言汾陰有寶鼎氣乃效於後平之於術亦可免矣其卒以詐死為世大僂何哉彼以其術為遠而飾之以巧以其利為迂而益之以謠者也敗不亦宜乎是故博學而精擇之正言而謹守之不為頃刻變志不以利鈍遷慮辟此患也莊周有言毋以人徇天毋以故滅命豈新垣平之謂邪悲矣

書种故事

王回

景德二年右諫議大夫种放賜假遊嵩山真宗御資政殿置酒餞放侍臣當直者四人預之時有司不宿戒

宣召既集皆相顧莫敢就坐上乃親定其儀翰林學士晁迥西面侍上資政殿學士王欽若東面侍上知制誥朱巽南次迥待制成綸南次欽若放北面對上示特客之云酒半上作七言詩一首賜放放奉和侍臣應詔皆作而欽若最後成二首焉初放養其母隱終南山講經書著嗣禹表孟子文秦蜀諸生多從之游其母好道家言修辟穀之術放阿其好終身不要婦世以其能行人之所難益高之朝臣屢表薦聞

太宗召之辭疾不出上即位張齊賢以舊相守京兆又薦焉乃遣內供奉官周班齎手詔召放放應召既至拜右司諫直昭文館賜名第什器御厨給膳四遷至工部侍郎卒放雖居官屢請假還山上輒為作詩置酒餞之後賜兩制三館學士等御筵餞之於瓊林苑常手詔問

以政事欲大用之放辭乃止昔堯起舜於畎畝之中位以司徒商高宗起傳說於巖野而位冢宰彼授受之際不嫌駭衆如此而功烈竟立豈藉其虛名而誕後世哉竊觀真宗特禮寵放近世天子蓋未聞也而放之行乃叛其所學以棄人倫爲難有君而無臣惜哉放既正已不足則其用捨行止之節曷議焉

書襄城公主事

王回

唐太宗長女襄城公主出降太常卿汾州刺史蕭銳初公主在女時篤行好禮太宗賢之嘗指以誨諸公主既降銳銳父宋國公瑀尚無恙而太宗敕有司爲公主起第公主辭曰婦事舅姑如子事父定省朝夕所以養也而容別居者據何理也太宗不許而公主固辭不可奪太宗乃即瑀之私第其旁隋煬舊晉邸葺以爲襄城公

主第第成當施公主祭戟於門公主又辭曰禮無以抗於尊者爲榮也今舅之門旣立戟矣而更於女門施戟是婦抗於舅而爲禮豈所以榮女也太宗不許而公主終辭不可奪太宗乃敕以公主祭戟并施於宋國公之門昔堯將任舜以天下以二女嬪之畎畝之中而不敢留於帝室者以舜有父母未順其心雖與天下舜必不受也使舜受之願非所以任天下者也周之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故其詩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自秦以來祖於申韓之術其治務以隆君抑臣爲甚天子之女特創其號曰公主而婿者不得自當其妃匹曰尚公主其弊之漸至於父母不敢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原其故以隆君抑臣爲治也而使人倫諄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隆君而治

哉嗚呼以唐太宗之明常指襄城以誨諸父可謂知其賢矣然襄城辭切於禮而應於治古之効猶勞於再三而僅從其心則化公主之有舅姑者益亦別居耳益弊流於千載者雖願治之明主猶不遽變其習也而一女子卓然出其間可不謂賢哉

書洪範傳後

王安石

王安石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者意故爲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驚天下之學者而不使其蚤有知乎以謂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沒道日以衰熄浸淫至於漢而傳

注之家作爲師則有講而無應爲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矣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而不足善其心况其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於不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於世也予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以虛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爲傳注者汨之以至於今冥冥也於是爲作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於傳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問之切而後復正與則吾將孰待而言邪孔子曰子欲無言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蓋有不得已焉孟子則天下固以爲好辯蓋邪說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

孟子者不如是不足與有明也故孟子曰子豈好辯哉
子不得已也夫子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為此譎譎
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讀江南錄

王

安石

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奉 太宗命撰江南錄至李氏之
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曆數存亡論之雖有愧於
實錄其於春秋之義藉鞅鞅嚮焉箕子之說商賦莊
蒯所以鞅宜不思言 徐氏錄為得焉然吾聞國之
將亡必有大惡惡者無大於殺忠臣國君無道不殺忠
臣雖不至於治亦不至於亡紂為君至暴矣武王觀兵
於孟津諸侯伐紂武王曰未可及聞其殺王子比干然
後知其將亡也一舉而勝焉季梁在隋隋人雖亂楚人
不敢加兵虞以用名之奇之言晉人始有納辟土假道之
謀然則忠臣國之與也存與之存亡與之亡予自為兒
童時已聞金陵臣潘佑以直言見殺當時京師因舉兵
來伐數以忠臣之罪及得佑所上諫李氏表觀之詞意
質直忠臣之言予諸父中舊多為江南官者其言金陵
事頗詳聞佑所以死則信然則李氏之亡不徒然也今
觀徐氏錄言佑死頗以妖妄與予舊所聞者甚不類不
止於佑其它所誅者皆以罪戾何也予甚怪焉若以商
紂及隋虞二君論之則李氏亡國之君必有濫誅吾知
佑之死信為無罪是乃徐氏匿之耳何以知其然吾以
情得之大凡毀生於嫉嫉生於不勝此人之情也吾聞
鉉與佑皆李氏臣而俱稱有文學十餘年爭名於朝廷
當李氏之危也佑能切諫鉉獨無一說佑見誅鉉又不
能力諍卒使其君有殺忠臣之名踐亡國之禍皆鉉之

由也鉉懼此過而天耻其善及於佑故匿其忠而汙以
它罪此人情之常也以佑觀之其它所誅者又可知矣
噫若果有此吾謂鉉不惟厚誣忠臣其欺吾君不亦甚
乎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
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鷄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
言得士不然擅齊之疆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
尚取鷄鳴狗盜之力哉夫鷄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
所以不至也

書刺客傳後

王安石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却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
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願不用其策耶
讓城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
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
豢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汗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
亡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讀柳宗元傳

王安石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為叔文所誘遂陷於
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
入人者既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彊以求別於後
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為君子者吾多見其初
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復
何議於彼哉

書公淮巡檢廳壁

堯俞

巡檢職捕盜職舉則盜去如失其職兵皆盜也何則上

既不戢下從而縱恃賴勢力侵漁良民非盜而何噫鼠
竊狗偷者逐可夫捕可擒係縲囚戮其勢易制至於士
兵一得縱放則欺擾公行使民口膠舌結噤不敢出聲
是誠盜之巨者新息腋淮面山地雖褊隘實為咽喉故
置巡檢提健兵百人以遏狂寇官事情舉民倚之得安
存一非其人下惟苦害以區區之邑若先用百盜縱乎
其間傍與它盜者併力賊之則雖欲背死趨生路亦無
繇也曹君德華受命職捕盜既至頗革前弊約身廉馭
兵嚴士不敢犯民則向所謂百盜者固以息矣於是封
域靜寧帖焉士驚居日多暇頗圖燕安先是視事廳風
頽雨剝殆不可居德華醜之命工新其棟宇雖有取於
民半出私奉規模宏偉數倍平昔可以視壯大若益堅
其廉益厲其嚴雖亡是廳不害居是廳不愧苟沿其廉
弛其嚴則是廳廣豁邃深軒危瑰琦更盛於今日亦奚
以爲哉徒增過重不德爾後人至者其廉與嚴思有以
上曹君可也若曰某屋未豐於是廳某屋未華於是廳
思以土木之功加之則可乎不可也吾懼來者不知而
務侈以殘吾民志壁以示之

書賈偉節廟

王

安石

息之滅亡移徙尚矣其俗頗好鬼視正直聰明之神則
蔑然先是邑之南幾十數里有其故侯之廟國人事之
簫鼓豆牢歲時甚謹而公之祠在新城之北密邇民間
不遠數步門宇不崇奠享不恭人之至者歲無一二予
甚疑乘間因詢諸故老僉曰侯之祠不信不祀則禍福
時至賈公之神雖不祭不我爲害子曰嘻來吾語爾侯
爲息之君不能保有爾衆至於喪社稷而亡國其身殞

則其靈歆惡乎能驚動此民而禍福加於後世此其怪
妖依憑恐諸愚以悻祀爾若賈公者其民之主乎昔爾
之先有子曰男曰女皆殺而不育公爲邑之長嚴爲制
而禁之賴是生者以千數非公息民其遂絕爾將安出
昔之男爾民之父也昔之女爾民之母也活爾父母而
不報可乎况公之英風風靈氣固當未泯以昔時之人
今日未必無陰相也反以其不禍誣以其不能而怠之
罪孰甚焉爾歸厚報爾之主可也無爲奔走乎怪妖之
庭况禮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是公之堂可祠而侯之
廟可廢惜也吾之賤而侯之廟在籍去之不可爾聽吾
言而亟改則爾之休茂矣僉曰唯而心不以爲然事如
初異日過公之祠登公之堂傷民之過遂志於壁
活爾父母莫報不舉實吾神之侮爲民禍尤亘牢是求

則吾神之羞我瞻公之象昂昂可仰我想公之靈英英
如生厚矣公德在息之國嗟哉息民忘公之仁嗚呼怪
妖是趨明靈是誣爾則無知神不爾誅

書魏鄭公傳

曾鞏

予觀太宗常屈己以從群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
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
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
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
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
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
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
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揜
已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

夫以諫諍爲當掩是以諫諍爲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
諫諍乎况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推
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
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群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
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
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
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也存之
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爲賢君而伊尹周公
爲良相者以其書可見矣今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
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
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
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
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爲尊親賢

者諱與此戾也夫春秋之所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
然則焚藁者非狄曰焚藁者誰故非伊尹周公爲之也
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爲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
焚其藁爲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
藁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已也豈愛其
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藁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
其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已之奸計乎或曰造辟
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
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
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已而事其君
而不欺千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
然哉

劉恕曰孔子作春秋筆削美刺子游子夏門人之高弟不能措一辭魯太史左丘明以仲尼之言高遠難繼而爲之作傳後之君子不敢紹續焉惟陸長源唐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誅絕之罪也左氏傳據魯史因諸侯國書繫年叙事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以免時難後漢獻帝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荀悅依左傳體爲漢紀言約事詳大行於世晉太康初汲郡人發魏襄王家得紀年文似春秋其所記事多與左氏符同諸儒乃知古史記之正法自是袁宏張璠孫盛千齊晉鑿齒以下爲編年之書至唐五代其流不廢漢晉起居注梁唐實錄皆其遺制也國語亦左丘明所著載內傳遺事或言論差殊而文詞富美爲書別行自周穆王盡晉知伯趙襄

子當貞定王時凡五百餘年雖事不連屬於史官蓋有補焉七國有戰國策晉孔衍作春秋後語並時分國其後絕不錄焉唐柳宗元采摭片言之失以爲誣罔不繫於聖作非國語六十七篇其說雖有然不能爲國語輕重也司馬遷始撰本紀年表入書世家列傳之目史臣相續謂之正史本朝去古益遠書益煩雜學者牽於屬文專尚西漢書博覽者乃及史記東漢書而近代士頗知唐書自三國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識承平日久人愈怠惰莊子文簡而義明玄言虛誕而似理功省易習陋儒莫不尚之史學浸微矣秦歷代國史其流出於春秋劉歆叙七略王儉撰七志史記以下皆附春秋荀勗分四部史記舊事入丙部阮孝緒七錄記傳錄記史傳由是經與史分夫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因善

惡以明褒貶察政治以見興衰春秋之法也使孔子贊
易不作春秋則後世以史書爲記事瑣雜之語春秋列
於六藝愚者莫敢異說而終不能曉也愨皇祐初舉進
士試於禮部爲司馬公門生侍於大儒得聞餘論嘉祐
中公嘗謂愨曰春秋之後迄今千餘年史記至五代史
一千五百卷諸生歷年莫能竟其篇第畢世不暇舉其
大略厭煩趨易行將泯絕予欲託始於周威烈王命韓
魏趙爲諸侯下訖五代因丘明編年之體倣荀悅簡要
之文網羅衆說成一家書愨曰司馬遷以良史之才叙
黃帝至秦漢興亡治亂班固已下世各名家李延壽總
八朝爲南北史而言詞卑弱義例煩雜書無表志公革
不完梁武帝通史唐姚康復統史世近亡軼不足稱也
公欲以文章論議成歷世大典高勳美德褒贊流於萬
世元凶宿姦貶絀甚於誅極上可繼仲尼之經上明之
傳司馬遷安可比擬荀悅何足道哉治平三年公以學
士爲英宗皇帝侍講受詔修歷代君臣事迹如家碑
實史局嘗請於公曰公之書不始於上古或堯舜何也
公曰周平王以來事包春秋孔子之經不可損益曰曷
不始於獲麟之歲曰經不可續也愨乃知賢人著書專
避聖人也如是儒者可以法矣熙寧三年冬公出守京
在明年春移帥潁川固辭不行退居洛陽愨徧猶好議
論不敢居京師請歸江東養親又以新書未成不廢刊
削愨亦遣隸局中嘗思司馬遷史記始於黃帝而已犧
神農闕漏不錄公爲歷代書而不及周威王之前學者
考古當閱小說取舍乖異莫知適從若魯隱之後止據
左氏國語史記諸子而增損不及春秋則無與於聖人

之經包犧至末命三晉為諸侯比於後事百無一二可
為前紀 本朝一祖四宗一百八年可請實錄國史於
朝廷為後紀昔何承天樂資作春秋前後傳亦其比也
將俟書成請於公而為之熙寧九年怒罹家禍悲哀憤
鬱遂中癱痺右肢既廢凡欲執筆口授稚子義仲書之
常自念平生事業無一成就史局十年俛仰竊祿因取
諸書以國語為本編通鑑前紀家貧書籍不具南徼僻
陋士人家不藏書卧病六百日無一人語及文史昏亂
遺忘煩簡不當遠方不可得國書絕意於後紀乃更前
紀曰外紀如國語稱春秋外傳之義也自周共和元年
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一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見於外
紀自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至周顯德六年己未一千
三百六十二年載於通鑑然後一千八百之興廢大事
坦然可明昔李弘基用心過苦積年疾而藥石不繼盧
昇之手足攣廢著五悲而自沈潁水予病眼病創不寐
不食才名不逮二子而疾疹艱苦過之陶潛豫為祭文
杜牧自撰墓誌夜臺甫邇歸心若飛聊序不能作前後
紀而為外紀馬侘日書成公為前後紀則可刪削外紀
之煩冗而為前紀以備古今一家之言恕雖不及見亦
平生之志也

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一

題跋

書東臯子傳後

書黃子思詩集後

題唐氏六家書後

題逸少帖

書鮮于子駿八詠後

書鄭玄傳

題論衡後

書鄭祭傳

題張唐公香城記後

書王知載响山雜詠

書贈韓瓊秀才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林希

呂南公

徐積

潘興嗣

黃庭堅

黃庭堅

書邢居實南征賦後

黃庭堅

書邢居實文卷

黃庭堅

題墓燕郭尚父圖

黃庭堅

題陳自然畫

黃庭堅

題徐巨魚

黃庭堅

題自書卷後

黃庭堅

題崔圓傳後

王无咎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張耒

題郇公詩帖

張舜民

主父之事

張舜民

龍井題名

秦觀

記殘經

李昭玘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格非

跋薛唐卿秦爾文

周行已

書與賈明叔書後呈崔德符

田畫

書張王客遺事

晁詠之

書東臯子傳

蘇軾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
喜人飲酒見客舉盃徐引則予胸中為之浩浩焉落落
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
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謂人之至樂
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
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常蓄善藥有
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
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已以為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
吾為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為之酣適蓋專以自為也

東臯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合嶺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於東臯子矣然東臯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三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臯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爲墓誌予蓋友其人於千載成庶幾焉

書黃子思詩集後

蘇軾

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大曰杜子美

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亂兵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也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閩人黃子思慶曆皇祐間號能文者予嘗聞前輩詩每得佳句妙語反復數四乃識其所謂信乎表聖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予既與其子幾道其孫師是游得窺其家集而子思篤行高志爲吏有異材見於墓誌詳矣予不復論評其詩如此

題唐氏六家書後

蘇軾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躄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如
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復不已乃識其奇趣今
法帖中有云不具釋智永白者誤收在逸少部中然亦
非禪師書也云謹此代申此唐末五代流俗之語耳而
書亦不工歐陽率更書妍緊技羣尤工於小楷高麗遣
使購其書高祖歎曰觀其書以爲魁梧奇偉人也此非
知書者凡書象其爲人率更兒寒敏悟絕人今觀其書
勁峻刻厲正稱其貌爾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
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
固忠臣但有譖殺劉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嘗考其實
恐劉洎夫年褊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讚也若不然馬周
明其無此語

太宗猶誅洎而不問周何哉此殆天后朝許李所誣而史
官不能辨也張長史草書頽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
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書有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
真生行行生草真如行立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
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郎中石柱記作字簡遠
如晉宋間人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
詩格尤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
復措手柳少師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
非虛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猶諷諫理固然也世
之小人書字雖工而其梯情終有睚眦側媚之態不知
人情隨想而見如列子謂竊斧者乎抑真爾也然至使
人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人可知矣余謫居黃州唐林
夫自湖口以書遺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爲我略評

之而書其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於余何哉此文未可曉也

題逸少帖

蘇軾

逸少為三述所困自誓去官超然於事物之外常自言吾當卒以樂死然欲一遊岷嶺勤勤如此而至死不果乃知山水遊放之樂自是人生難必之事況於帝朝眷戀之徒而出山林獨往之言固已踈矣

書鮮于子駿八詠後

蘇軾

始余過益昌子駿治漕利路其後八年余守膠西而子駿始移漕京東自朝廷更法以來奉法之吏尤難其人刻急則傷民寬厚則廢法二者其理難通而山峽地瘠民部以親則害法以法則傷恩二者其勢難全是三難者舉於子駿而子駿為之九年其聲謂然聞之四方上

不害法下不傷民中不廢親自講議措置至於立法定制皆成其手吏民舉欣欣焉而子駿亦自洽園亭樹賦詩飲酒雍容有餘如異時為監司者君子以是知其賢子駿以其所作八詠寄余余甚愛其詩欲作而不可及乃書其末以遺益昌之人使刻石以無志子駿之德

書鄭玄傳

林希

余嘗謂聖人之教尤備於禮自堯舜以來積于二代周之所以為周者守此也秦悖人道書灰火學士腐於坑天下之口不復敢言仁義先王之道不亡而存者幾何也賴當時耆儒老叟遺及漢世口誦手傳或山巖屋壁之間收拾缺編折冊朽蠹斷絕之餘次而成文猶有篇章條類明白蓋其初不經於聖人之手至後世又遭磨滅其不能完而少有訛誤豈能免也及得鄭氏注精微

通透鉤聯瀆會日故古經益以明世學者皆知求而易入
識爲人之道者漢諸儒之功而成之者鄭氏也其於法
制更爲章明獨失之者緯也然當大壞之後聖人不世
以一人之思慮欲窮万世之文豈不難哉世之人猶指
其一二而譏之遂以鄭爲一家之小學噫亦甚愚矣蓋
玩文辭則薄於經術抑不思其所爲功者雖玄猶有所
不敢盡況無玄哉當漢之末英雄競起玄身出禁錮四
方聘請不能動其志脫一身於汚濁之世獨全其道至
使黃巾望玄而拜不入其境嗟夫歷千百年及此者幾
幾人尚敢輒訕玄哉若玄者可謂賢矣

題論衡後

呂

商公

傳言蔡伯喈初得此書常秘玩以助談或搜其帳中見
之輒抱以去邕且丁寧戒以勿廣也嗟乎邕不得爲賢
儒豈不宜哉夫飾小辯以駭俗充之二十萬言既自不
足多道邕則欲以獨傳爲過人之功何繆如之良金美
玉天下之八公實爲其實於可用耳小夫下人偶獲寸片
則卽握行懷如恐人之弗知又兢兢於或吾寇也而金
玉果非天下所無信以充書爲果可用乎孰禦天下之
同書有如不然也邕之志慮曾小夫下人之及耶

書鄭玄傳

徐

積

天下之所恃而爲安危者誰乎曰宰相焉耳故自朝廷
百執事至於州縣之吏不幸而一非其人不過敗其一
局之事耳至於宰相者其人一非則天下殆矣雖云宗
赤疾何益旒敗蓋天子之於天下也得其術則其道甚
易宰相佐天子治天下以一身而當天下之責雖得其
術其道甚難臨之六五曰知臨大君之宜此若非易乎

乾之九三曰君子乾乾夕惕若此豈非難乎然而人皆
易之何也曰不知量也今有馬於此且其行不過百里
也驅而倍之則馬且洵矣合升斛之量各有所受也
以合而加之斛升之主則溢矣況斛升之受一斛之
量乎故一邑之才施之一郡則不可也其以一群之才
而當天下之責可乎此黃霸之所以得今名於前而見
譏於後也況遠不迨霸者乎其矣人之不知量也坤之
六五黃裳元吉蓋君子之有諸中形諸外如此可也大
有之九二曰大車以載蓋君子以盛德大烈當天下之
責如此則可也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蓋君子履
天下之危當天下之責其憂勞如此可也忠烈如伊尹
勲勞如周公而文終以謙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嗚呼
其難若此而人皆易之何也曰好之也尊官重祿固人
之所好也不如是不足充其好快其欲彼安肯曰吾不
才也吾辱其位者即其禍敗隨之耶取天下笑耶為万
世之羞耶甚者亡人之國危人之天下不顧也豈予謂
不知量者耶安得知量者見之乎予讀陳平傳嘉平知
其任讀鄭君傳愛君知其量嗚呼如君者豈易得哉豈
易得哉

題張唐公香城記後

潘

興嗣

唐公國士也立朝敢言名動搢紳視万鍾之祿不易其
操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方此時僕齒髮方少已無仕宦
意第以琴書為樂相視莫逆至於忘年可謂以無累之
神合有道之器不愧於古人矣每一至此視公筆蹟於
壞壁間字漫漫滅惘然于懷真覺上人好事次錄其言
勒于石

書王知載昞山雜詠後

黃庭堅

詩書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於廷怨忿詬於道怒鄰罵坐之爲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狀而不察並出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曾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爲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披瀝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爲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故世相後或千歲地相去或萬里誦其詩而想見其所居所養如旦莫與之期鄰里與之游也營丘王知載仕官在予前予在江湖浮沉而知載已沒於河外不及相識也而得其人於其詩時不遇而不怒人不知而獨樂博物多聞之君子有文正公家風者邪惜乎不幸短命不得發於事業使予言信於流俗也雖然不期於流俗此所以爲君子者耶

書贈韓瓊秀才

黃庭堅

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讀書務博常不盡意用心不純訖無全功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說義理而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處兄弟之間接物在朋友之際得失憂樂一考之於書然後嘗古人之糟粕而知味矣讀史之法考當世之盛衰與君臣之離合在朝之士觀其見危之大節在野之士觀其奉身之大義以其日力之餘玩其華藻以此心術作爲文章無不如意何況翰墨與世俗之事哉

書邢居實南征賦後

黃庭堅

陽夏謝師復景回年未二十文章絕不類少年書生語余嘗序其遺藁云方行方里出門而車軸折可爲霽涕

今觀邢惇夫詩賦筆墨山立自為一家甚似吾師復也
日者閱國馬圍人曰千里駒往往不及奉輿斃於阜攬
驚寒走十百為郡未嘗求國醫也聞之喟然曰吾惇夫亦
足以不朽矣

書邢居實文卷

黃庭堅

余觀學記論君子之學有本末等衰人雖不能自壽百
歲然必不躡等如水行川盈科而後進耳小學之事雖
若糜廢日月要須躬行必曉所以致大學之精微耳吾
惇夫才性高妙超出後生千百輩然慕大略小初日便
為涂遠之計則似可恨後生可畏當欣慕其才而鑒其
失也

題濟南伏勝圖

黃庭堅

御史晁大夫號為峭直刻深觀所寫形質似未至也然
作伏勝宛然故齊之老書生耳又作勝女子樹對然是儒
家子此亦丹青之妙

題摹燕郭尚父圖

黃庭堅

凡書畫當觀韻往時李伯時為余作李廣奪胡兒馬挾
兒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直發之人
馬皆應弦也伯時笑曰使俗子為之當作中箭追騎矣
余因此深悟畫格此與文章同一關紐但難得人入神
會耳

題陳自然畫

黃庭堅

水意欲遠鳧鴨閑暇蘆葦風霜中猶有能自持者予觀
李營丘六軸驟雨圖偶得此意陳君以佛畫名京師戲
作秋水寒禽便可觀因書以遺之

題徐巨魚

黃庭堅

徐生作魚庵中物耳雖復妙於形似亦何所賞但今嚙
獠生涎耳向若能作底柱析城龍門岌業驚壽險壯使
玉鱗赤鯁之流仰波而上泝或其瑰怪雄傑乘風霆而
龍飛彼或不自料其能薄乘時射勢不至乎中流折角
點額窮其變態亦可以為天下壯觀也

題自書卷後

黃

庭堅

崇寧三年十一月余謫處宜州半歲矣官司謂余不當
居闕城中乃以是月甲戌抱被入宿于城南余所僦舍
喧寂齋雖上雨傍風無有蓋障市声喧憤人以為不堪
其憂余以為家本農耕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
又可不堪其憂邪既設卧榻焚香而坐与西鄰屠牛之
机相直為資深書此卷實用三錢買雞毛筆書

題崔圓傳後

王

无咎

天下之郡無大小遠近天子皆為之置賓佐曹掾者不
唯共守境土行條約均職務而已固將有以出謀議規
過失也故守臣虛屈意以事訪於賓佐曹掾而為賓佐
曹掾者亦專專然不憚舉其守之缺者乃其勢然也子
觀近世之為郡者多不知其勢之如此故鮮有能盡以
事訪于其屬而為其屬者亦鮮有能舉上之缺設有能
然者則往往驟取譴怒粹辱甚者萬方撥拾行事釀成
其事而去之以騁已之墮而遂其非焉故今天下多不
治之郡而朝廷有不審擇之過予嘗有憾於此也久矣
每觀韓愈誌韓岌墓稱其父紳鄉為揚州錄事參軍大
衙會日舉崔圓之過曰公與小民狎至其家害于政圓
驚謝曰錄事言是閔實過乃自署罰錢五十万則未嘗
不反復歎慕其賢焉及讀唐書紳鄉則固無傳圓雖有

傳然是事乃不列於其中亦可惜也夫愈以文行賢後
世必不輕其言過譽諸人其事可信無疑矣然而史不
列之者豈其有遺者歟故予輒取其事書于傳之後以
補之噫古之遺者良多予獨區區以補此者是亦有為
而然也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張

耒

自古大臣權勢已隆極富貴已元滿前無所希則必退
為身慮自非太姘雅包異志與夫甚庸駑昏闇茸解有
不然者然其為慮也實難不憂思之不深計之不工然
異日豐之所起往往自夫至深至工是故莫若以正夫
正者操術簡而周智者為緒多而拙夫正者無所事計
也行所當然雖然仇不敢議之况繼之者賢乎郭崇韜
於五代亦聰明權智之士也然莊宗決策成梁遂一天
下自見功高權重蓋人議已而莊宗之昏為不足顧也
乃為自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莊宗廢之因請立為后而
中莊宗之欲又結劉氏之援此於劉氏為莫大之恩而
莊宗日以昏酒內聽婦言為計宜無如是之良者然卒
之殺崇韜者劉氏也使崇韜繆計不過劉氏不能有所
助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好謀之士敗於謀好辯之士
敗於辯惟道德之士為無所窮而禍福之變豈思慮能
究之哉

題郭公詩帖

張

舜民

我生不及郭公而家有公選詩十卷所選皆精于時已
信公之能詩也迨觀此作為信然其文采深潤与字書
故同當時非特郭公大抵前輩皆若此儻与今人語必
曰其文未甚高其書未甚精至其自秉筆命語則鮮不

侯者藝頌如此况其大者乎苟率是求攻堅致遠之效是以誤成事

王父之事

張

舜民

近歲渭南縣有田夫得宿藏於土中凡七甕水銀者二金銀者五金銀皆刻王父字按漢王父偃以金敗而至於殺其身滅其家今日乃知偃之死非謬也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荀卿曰声無遠而不聞行無微而不彰當偃之死于今久矣徒觀其事而不見其迹猶未足以爲信何以暴其數千年之後今之人結交於戶牖之間託物於苞苴之內期於无人之境投於夜半之時欲人之不我知真愚也哉

龍井題名

秦

觀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辨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遺籃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毫髮遂弃舟從參寥策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靈石搗得支徑上風篁嶺憇于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几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声道傍廬舍或灯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上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辨才于潮音堂明日乃還

記殘經

李

昭玘

南臺古刹有佛書數百卷多唐季五代時所書字畫精勁歷歷可喜按大藏經目凡五千四百卷今所存纔十首首尾可讀者又無幾也阿含經四卷秦寧軍節度使齊克讓造廣明元年劉漢宏合黃巢侵揚州高駢按兵

不出詔克讓屯汝州會許州部將周茂殺其帥薛能克讓懼不叛引其軍還衮十二月巢攻潼關克讓復出戰關外士饑燒營以謀克讓遽走入關勢不能守賊遂犯京師昔王縉相代宗或夷狄入寇必合衆沙門誦護國仁王經為禳厭人事不修而終以賊敗嗚呼將相大臣不能以身任社稷安危而浮屠氏以生死負天下多矣然辱國喪師不罹誅殛之禍者又何幸也正法華經一卷乾符六年女弟子牛妙音書禮宗既立天下多亂盜賊羣嘯王仙芝搖毒於江湖黃巢磨牙於閩粵荒墟暴骨不堪行路士大夫顧唐將亡竄匿避禍如觸網罟畏死無日閨門女子區區媚佛以自救亦可哀矣大涅槃般若經共三十卷武寧軍節度使朱友恭造友恭全忠養子李彥威也後為龍武都統軍與氏叔琮同殺昭宗全忠亟誅之以滅天下謗此經天復三年所書崔垂休召全忠誅宦官韓全誨劫天子奔鳳翔昭宗初不知謀全忠既至帝怒諭使還鎮未幾復引兵薄城下惡焰赫然寢逼輿衛強藩悍鎮陰虜爛額之禍進退首鼠莫肯同出一手以扶天步全忠禍心滋大欺天盜國入共怨怒友恭猶諂情佞佛以厭天下耳目使世無佛則可果佛能報應人則又將欺佛而盜禍不亦愚乎毗奈耶雜事一卷德妃伊氏造唐莊宗次妃初神閔敬皇后劉氏以微賤得立歸賜於佛性喜聚斂貨賄山積惟寫佛書饋賂僧尼而士卒不得衣食妃為此經豈非畏后所偪耶後有印章曰燕國夫人伊氏蓋未進封時所制也唐制太后皇之寶皆主之未嘗用印凡封令書即太后用宮官印皇后用內侍省印而夫人不聞有用印之禮是時

兩宮交通藩鎮使者勞牛於道而恬不知禁則夫人私自鑄亦不爲僭矣按五代史稱德妃與韓淑妃居太原晉高祖反時爲契丹所虜不知是經何從至也其餘中斷橫裂蟲鑿鼠齧兩敗墜府內無復完綴想夫飄散蹂藉炷燈拭案補壞帷塞屋漏者又不勝其數也釋氏之戒能爲人寫四句偈獲福無量心生不信罪抵千劫令其徒怠弃如此何頑頓之甚也不然禍福自人不在於黃藤赤軸之間耶余感其禍亂之迹殘缺之餘因書其事聊寄其一嘆云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

格非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穀鼯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也天下治亂之候也

方唐正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門館列地於東都者号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躪廢而爲丘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爲灰燼与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處矣余故曰園囿之興廢者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嗚乎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以一己之私自爲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跋薛唐卿秦壘文

周

行己

李斯篆世傳爲第一字者莫不愛之吾每見其書幾不疾垂而却走者何哉謂夫人善成其君之過也夫秦之君其資亦未若桀紂之惡之甚也而二三臣釀其君於不善則又有甚焉者嗚呼斯乎是嘗去詩書以愚百姓

者乎是嘗聽趙高以立胡亥者乎是嘗殺公子扶蘇與
蒙恬者乎是嘗教其君嚴督責而安恣睢者乎使其墮
不得傳者斯人也而其刻書吾忍觀之哉顧唐卿猶區
區珍藏之者豈不欲傳百世以爲監歟吁是何以監也

書與賈明叔書後呈崔德符

田

畫

此書成與諸弟讀之相對悲不自勝嗟呼身長七尺氣
塞天地不能飽一母富家僮僕馱餓梁肉吾道非耶奚
爲而至此然折節售文章真鄙夫事此書遲遲未投尚
惜此也其勢正如提孤軍薄堅敵矢窮力盡餉道不繼
伏兵又從而乘之當是時不折北者鮮矣公其籌之

書張王客遺事

路韞惺字子

晁

詠之

祖宗以武定天下至章聖時益厭兵澶淵之役契丹之
衆可覆而取也縱其去不忍殺自是不復言兵封泰山

祀汾陰天神降格休祥並至以文太平縉紳之士以比
相繼受爵秩于朝將相大臣往往列於參公侍從多至
丞郎以上其以武受賞者殆無其人此主客公之功所
以不錄然公之多繇此以顯出入中外爲時名臣蓋當
時廷臣奉使于外者舉天下三四十人耳邦之大計總
於三司而諸道各有轉運使一人其財賦調度凡利害
之入悉歸之其權比今爲甚重每改使一道輒推恩官
某子若孫一人其它禮遇稱比蓋其部吏尊其使者亦
以此進是時大臣多白首者艾加公十年之壽以馴致
公卿必矣然則朝廷未嘗薄公之功也論者見公一旦
斷河橋棟朱能滅其凶燄而賞不加不知朝廷所以待
士大夫者固自有在或比公仲連辭封不願其言美矣
然仲連縱橫辯士眩奇於表世非公之所願學嘗觀景

隊名

問小兒隊

小兒致語

勾雜劇

放小兒隊

勾女弟子隊

隊名

問女弟子隊

女弟子致語

勾雜劇

放女弟子隊

集英殿秋宴教坊致語

勾小兒隊

隊名

問小兒隊

小兒致語

勾雜劇

放小兒隊

隊名

問女弟子隊

女弟子致語

勾雜劇

放女弟子隊

集英殿秋宴教坊致語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蘇

珪

珪

珪

珪

珪

珪

珪

珪

珪

珪

絳

絳

絳

絳

絳

絳

絳

絳

絳

絳

絳

絳

載

勾合曲

勾小兒隊

家各

問小兒隊

小兒致語

勾雜劇

放小兒隊

勾女童隊

隊各

問女童隊

女童致語

勾雜劇

放隊

會老堂致語

哀辭

哭尹舍人詞

哀穆先先文

弔岳二生文

蘇明允哀詞

錢君倚哀詞

鍾子翼哀詞

哭李仲蒙辭

毗陵張先生哀

王升之誄

教坊致語

臣聞睿杓東指披寶典以開年五節南馳重轂隣而講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歐陽

脩

軾

軾

軾

軾

軾

軾

軾

軾

軾

軾

軾

軾

軾

富

弼

蘇

舜欽

劉

敬

曾

鞏

蘇

軾

蘇

軾

文

同

江

革

劉

跋

宋

祁

好國美春臺之享朝推宴俎之慈用洽樂康式昭熙盛
恭惟尊號 皇帝陛下紹承丕烈奄宅中邦坐黃屋以
訓恭擁綠圖而進道五辰順理九苞告豐圓壁方琮並
薦精純之祀巽風解雨交流曠蕩之恩五刑則解綱盡
冠一尉則垂橐卧鼓鴻休紹至協氣翔臻屬歲朝之申
儀加使華之脩聘爰開廣殿胥慶佳辰王人捧日以揚
輝方文移山而獻壽珍羣肅穆晬表顛昂瑞藻躍魚嘉
鷄京之飲酒翠梧傾鳳應韶舞之樅金式均蒙湛之仁
普詠叢雲之旦臣濫巾法部旅進神庭切抃享期敢進
口號 千官星拱侍凝旒紫殿餘寒已暗收日湛露華
浮宴席天回春色徧皇州雲韶三闋翔朱鷺錦幕千層
舞翠虬拭玉隣邦通使節萬齡身會慶洪猷

勾合曲

宋

祁

正色凝温盛慶儀於端日葵心委照同華宴於需雲知
韶律以方融顧羣萌之將達宜陳備奏用洽太和徐韻
宮商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宋

祁

綵岫岩堯爛仙葩於曉日霞裾轉炫疊華鼓於春雷鳥
扇木移鸞鳥觴在御宜進游童之列俾陳逸綬之妍上奉
宸歡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宋

祁

紫殿閑慈宴 青衿綴舞行

問小兒

宋

祁

便娟躡履皆竹馬之髣齡蹀躞交竿盡蘭觴之雅飾既
樂陶姚之化盍陳象勺之因進叩天階雍容敷奏

小兒致語

宋

祁

臣聞慶朔履端儼鸞雍而四會寶隣馳騁拭虹玉以申
歡嘉乃禮成眷茲作首爰詔夏渠之饗允昭交泰之期
恭惟 尊號皇帝陛下德總右文功宣下武順四時之
和燭濟萬世於夷辰海不揚波地無愛寶屬以階賞
曆律鳳回春順邦令以布和脩國儀而行慶承雲調露
方諧廣樂之音醕飲墮普適中衢之賜洽歡心於草
鹿暢羣抃於先鼈臣等雖愧妙年同欣盛際既造規滿
之地願陳秉翟之容未敢自尊伏候進旨

勾雜劇

宋

祀

回鸞逗節已徧於餘妍舒鴈分行聊亭於合奏天顏益
粹日舍方徐宜參優孟之滑稽式助都場之曼衍董裳
却立雜劇來歟

放隊

宋

祀

金徒漏改玉罕巡周既殫雅舞之容復罄歡謠之樂宜
遵矩步歸詠零風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教坊致語

王

珪

臣聞高廩登秋美采盛之已報需雲命燕嘉飲食之維
時況寶曆之逢熙復皇居之乘豫樂與羣臣之飫翕同
萬物之和恭惟尊號皇帝陛下德邁前王仁敷中寓虎
旗犀甲韜兵武庫之中挂海冰天獻賚彤墀之下邦有
休符之應民躋壽域之康候爽氣於重霄置清觴於別
殿下玳羣之鷓鷯發和奏之笙鏞於時日上扶桑風生
閭闔度芝蓋於丹城降金輿於紫闈百獸感和來舞帝
虞之樂羣生遂性如登老氏之臺固已追平樂之勝遊
掩栢梁之高會臣繆參法部獲望清光靡揆才蕪敢進
口號 翠輦鳴梢下未央千官齊望赭袍光霜清玉佩

中天響風轉金爐合殿香山路忽驚蓬島近晝陰偏度
漢宮長年年萬寶登秋後常與君王獻壽香

勾合曲

王

珪

露泛帝觴凝九秋之顥氣星聯朝弁燦初日之長暉方
魚藻以均歡宜簫韶之合奏宸遊正洽樂節徐行上悅
天顏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王

珪

燕觴飛羽方歌湛露之詩廣樂擬金已極鈞天之奏宜
命遊童之綴來陳舞佾之容上奉皇慈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王

珪

紅茵鋪禁祀 絳節引僊童

問小兒隊

宸庭廣御仰伴太紫之纏鈞樂更和曲盡咸英之奏何

處采髦之侶輒趨文陛之前必有所陳雍容敷奏

小兒致語

王

珪

臣聞舜帝深仁知極慕羶之樂周家盛德時歌在藻之
娛矧逢下武之期屢洽登年之瑞張君臣之廣燕煥令
古之多儀恭惟 尊號皇帝陛下躬神睿之姿撫休明
之運禮樂兼于三代文章邁於兩京矧乃武庫韜戈戍
亭徹候百蠻奔走南踰銅鼓之鄉万里謳謠西出玉關
之路今則清商應律滯穗盈疇奏肆夏之音事軼元侯
之饗詠嘉魚之什禮交君子之歡足以崇勝會於難追
騰頌聲於無既臣等生陶釀化謬齒伶坊雖在童髦嘗
習舞干之妙趣趨君陛願隨樂節之行未敢自尊伏候
進止

句雜劇

王

珪

華旌佖影觀童舞之成文盡收聲識鈞音之終曲助
以優人之伎卜為清晝之歡上憚宸顏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王 珪

銅壺迤箭屢移宮樹之音鷲羽充庭以曳童髦之絲既
闕韶音之奏難停舞綴之容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勾女弟子隊

王 珪

華簪照席再嚴百辟之趨寶幄更衣復覩中天之坐宜
度仙磬之曲更呈舞袖之妍上奉皇慈兩軍女弟子入

隊

隊名

王 珪

宮錦祥鸞下 仙磬采鳳來

問女弟子隊

王 珪

金徒綬刻延麗日於壺中翠羽飛觴醉流霞於天上何

仙姿之綽約叩丹陛以踟躕須有剖陳近前敷奏

女弟子致語

王 珪

妾聞候疑霜降屬百工之告休歌起鹿鳴見群臣之合

好矧万機之多豫復千載之盛期啓燕良辰騰歡綿寓

恭惟 尊號皇帝嚮明紫極諸思若廊邁三皇五帝之

風紹一祖二宗之烈候亭相屬不齊万里之粮年廩屢

登又美曾孫之稼時及授衣之候民多擊壤之禧廣慈

惠於前儀慶升平於茲日玉觴盈醴均流湛露之恩翠

虘從金合奏洞庭之曲感福休於靡極召和樂於無窮

妾等幸遇昌時預陳法部舉聽鏗純之節來矣蹈厲之

容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一一

勾雜劇

王 珪

鸞佛宮茵極七盤之妙態鳳儀僊曲終九奏之和聲方

鎬飲之窮歡宜秦優之進技宸顏是奉雜劇來歎

放女弟子隊

王珪

宮花剪彩恍疑天上之春海日嚙規忽覺人間之暮宜
整羽衣之綴却回雲島之遊再拜彤庭相將好去

集英殿秋宴教坊致語

元絳

臣聞灑氣澄爽當金飆沉暘之時岩廊穆清乃黃屋燕
間之日肆陳廣會申惠庶工慶盛世之熙隆浹輿情而
鼓舞恭惟 皇帝陛下九乾毓粹三象諸精丕承累洽
之基茂建大中之治縱橫文武聲教塞于天淵出入聖
神威靈震於戎狄方且輯瑞而朝羣后垂英而揖三皇
光圖麗史之祥紛綸而存至軼漠踰沙之貢竭蹙以相
趨運獨化於陶鈞真懷生於仁壽屬商燁之道暮方歲
物之順成特御本庭爰開高宴動詔蹕於丹禁集朝簪

於赤墀美樂在陳下九苞之鳳舞嘉觴來上騰萬歲之
山聲續卿雲復旦之歌合湛露晞陽之雅臣等叨參法
部幸對威顏上瀆 聖聰敢進口號 秋風閭闔九門
開天上鳴鞘步輦來萬樂筦弦流紫府千官簪佩集鈞
臺華胥雲霧凝仙仗南極星辰入壽杯既醉太平均五
福明良睿載詠康哉

勾合曲

元絳

金飆日爽慶嘉生登稔之祥玉座天臨宣惠宴均懽之
澤宜按鳳韶之奏載賡魚藻之歌上奉宸嚴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元絳

簫韶迭奏通天地以均和簪組相趨協君臣之同樂宜
命垂髻之侶來陳舞象之容徐韻宮商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元絳

舞羽虞庭樂 歌雲沛水童

問小兒隊

元 絳

廣樂張庭華茵市地何爾童鰓之侶來瞻宸宸之嚴必
自叙陳分明敷奏

小兒致語

元 絳

臣聞霜氣始肅登萬寶以順成金行當期奄四夷而率
服乘蕭衣之爽澈開廣宴之光華親御九宸均權百辟
恭惟 皇帝陛下至仁溥博盛德昭清獨觀万化之原
遐踵三皇之武振張禮樂垂王度於區中總攬英雄憺
運威於海外神功廣運聖業永昌方黃屋之清居乘素
商之令序肆瑤席於黼帳下凋輿於紫闈壽學九行催
聲動而六鼇抃鈞簫八閔和氣浹而丹鳳翔仰屬重熙
誕膺多福臣等甫當髣髴幸閱聲明習戲康衢嘗為於

蹈舞進趨文陛願效於伎能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元 絳

疊鼓凝簫未已九成之奏垂髻佩鞞暫分八佾之行宜
陳優戲之容上奉威顏之樂再更妙引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元 絳

金胥漏緩玉案香濃天酒千鍾眷眷紳之具醉童衣五
絲促步武以將歸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勾女弟子隊

元 絳

日轉彤墀香飄繡座宜旅陳於舞綴以仰奉於宸懽上
悅天顏兩軍女弟子入隊

隊名

元 絳

承雲鈎籟合回雪舞桂輕

問女弟子

元 絳

翠華日麗玉殿風清飄然妙舞之容來此丹塗之地帝
暉在望晝漏已移必有叙陳分明敷奏

女弟子致說

元 絳

妾聞周詩既醉三歌均五福之祥漢宴無譁國禮重九
儀之序方戒肅霜之候特推湛露之恩百辟相趨三靈
共悅恭惟 皇帝陛下握樞臨極秉錄御乾道昭五聖
之光孝奉兩宮之養聰文若古動雲漢之明回智武如
神馳雷霆之震赫卷戎率服稼穡阜成當秋籥之澄凝
方政機之暇豫轉清蹕於黃道集華筵於赤墀況齊千
鍾共享衢樽之美咸池九奏貝闕天籟之和維茲燕愜
之娛屬是休嘉之會妾等叨陪樂府得踐宮塗望咫尺
之威實次於天幸效躡躑之舞願奉於宸懽未敢自專
伏候進止

勾雜劇

元 絳

舞佾徊翔已奉建章之會倡俳調笑宜來平樂之場上
悅天顏雜劇來獻

放女弟子隊

元 絳

香凝黼幄聽玉漏之頻移日轉文茵顧霓裳之夕駐已
盡七盤之妙宜還三洞之遊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集英殿秋宴教坊致語

蘇 軾

臣聞天無言而四時成聖有作而萬物覩清淨自化雖
仰則於帝心愷悌不回亦俛同於衆樂屬此九秋之候
粲然萬寶之成吾王不遊何以勞農而休老君子如喜
則必大享以養賢恭惟 皇帝陛下孝通神明仁及草
木行堯禹之大道守成康之小心華夷來同天地並應
以謂福莫大於無事瑞曷加於有年南極呈祥候秋分

而老人見西夷慕義涉流沙而天馬來嘉與臣工肅陳
燕俎禮元侯於三夏諧庶尹於九成宣示御觴聳近臣
之榮觀臚傳天語溢兩廡之歡聲臣等幸覲昌辰叨塵
法部採謠言於擊壤助矇矓之懷詩仰奉威顏敢進口
號 霜霏碧瓦尚生煙日泛彤庭已集仙藹藹四門多
吉士熙熙萬國屢豐年高秋爽氣明宮殿元祐和聲入
管絃菊有芳兮蘭有秀從臣誰和白雲篇

勾合曲

蘇軾

西風入律間歌秋報之詩南籥在庭備舉德音之器絃
匏一倡鍾鼓畢陳上奉宸嚴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皇慈下逮罄百執以均歡衆技畢陳示四方之同樂宜
進垂髫之侶來脩秉翟之儀上奉威顏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蘇軾

登歌依頌磬下管舞成童

問小兒隊

大君有命肆陳管磬之音童子何知入造工師之末欲
詳來意宜悉奏陳

小兒致語

蘇軾

臣聞天行有信正得秋而萬寶成君德無私日將旦而
羣陰伏清風應律廣樂在庭占歲事於金襍望天顏之
玉粹沐浴膏澤詠歌升平恭惟 皇帝陛下天縱聰明
日躋聖知無一物之失所得萬國之驩心雖擊壤之民
固何知於帝力而後天之祝亦各抒於下情臣等幸以
齟齬之年得居仁壽之域詠舞零於沂水久樂聖時唱
銅鞮於漢濱空慙俚曲願陳舞綴少奉宸驩未敢自專

伏候進止

勾雜劇

蘇軾

朱絃玉琯屢進清音華翟文竿少停逸綴宜進該諧之技少資色笑之歡上悅天顏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蘇軾

回翔丹陛已陳就日之誠合散廣廷曲盡流風之妙歌鐘告闕羽籥言旋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勾女童隊

蘇軾

錦薦雲舒來九成之丹鳳霞衣鱗集隱三疊之靈囂上奉宸嚴教坊女童入隊

隊名

蘇軾

香灑浮繡展花浪舞彤庭

問女童隊

蘇軾

清禁深嚴方縉紳之雲集仙音擘緩忽智珥之星陳徐步香茵悉陳來意

女童致語

蘇軾

妾聞鈞天廣樂空傳帝所之游闔闔清風理絕庶人之共夫何僊聖靡隔塵凡仰瞻八采之威自慶千齡之遇恭惟 皇帝陛下乾健而粹離明而文規摹六聖之心人將自化儀刑文母之德天且不違樂茲大有之年申以示慈之會虞韶既畢夏籥將興妾等分綴以涓審音而作願俟上歌之闕少同率舞之歡未敢自尊伏取進止

勾雜劇

蘇軾

絃匏迭奏于羽畢陳洽聞舜樂之和稍進齊諧之技金絲徐韻雜劇來歟

放隊

蘇軾

羽觴湛湛方陳既醉之詩鼉鼓淵淵復奏言歸之曲峨
鬢佇立劍袂却行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會老堂致語

歐陽脩

某聞安車以適四方禮典雖存於往制命駕而之千里
交情罕見於今人伏惟致政少師一德元臣三朝宿望
挺立始終之節從容進退之宜謂青衫早並於俊遊白
首各諧於歸老已釋軒裳之累却尋雞黍之期遠無憚
於川塗信不喻於風雨幸會北堂之學士方為東道之
主人遂令潁水之濱復見德星之聚里閭拭目覺陋巷
以生光風義譽聞為一時之盛事敢陳口號上贊清歡
欲知盛集繼荀陳請看當筵主與賓金馬玉堂三學士
清風明月兩閒人紅芳已盡鶯猶轉青杏初嘗酒正醇

美景難并良會少乘歡舉首莫辭頻

哀辭

哭尹舍人詞并序

富弼

亡友河南尹洙字師魯嘗為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渭
州乙酉歲謫官漢東未幾稍遷于均疾且革訪醫南陽
以託范公醫不效遂沒焉時予官汶上又東徙乎廬距
其沒所遠甚歎師魯之不得見復不得撫其襯一祭其
神因追思其平生所可列恨未有以卒其志為辭而哭
之 嗚呼人皆貴君實悴焉人皆富君實窶焉人皆老
君實夭焉吾知君為深是三者舉非君之志不吾為哭
哭必義始君作文世重淫麗諸家姪殊大道破碎漫漶
費詞不立根祗號類嘯朋爭相教甚上翔公卿下典書
制君子厥時了不為意獨倡古道以救其敝時俊化之

識文之詣今則亡矣使斯文不能救其源而極其致吾是以哭之始君爲學遭世乖離掠取章句屬爲文詞經有仁義曾非所治史有褒貶亦弗以思君頌而歎嫉時之爲鈞扶六籍潛心以稽上下百世指掌而窺功不苟造習無匪彝今則亡矣使所學不能信于人而用于時吾是以哭之惟文與學二事既隆充用而衷豐于時窮純深蘊積資而爲德行乎已而已必裕形乎家而家必克今則亡矣使賢者之行不能移人心而化大國吾是以哭之積德旣成道隨而生謀罔不究動必有經列于庭則以蹇諤見黜于邊則以威懷取寧才望旣出讒嫉以興酷罰嗣降愠色不形今則亡矣使君子之道不能被天下而致太平吾是以哭之嗚呼師曾君生于時實惟恢竒鍾此具美謂必有光大以奮康濟是期胡旣厚其稟而反速其萎几粵中蘊百亡一施豈茫茫下上天亦有所不知耶將真真上穹人固非其所司耶何惡不必覺而善不必禋忠良而天險狼而者汨清參錯顛倒乖睽天其或者世不欲常泰人不欲常熙吾疑夫激者之論差不得而信之第於師魯哭無已而一哭而慟再哭而咽三哭而奄離四哭而腸絕蘇而復哭哭又不足聊以寫吾之哭聲而寓于辭庶不泯沒於陵谷

哀穆先生文并序

蘇

舜欽

嗚呼穆伯長以明道元年夏客死於淮西道中友人蘇叔才子美作詩悼之遣人馳弔之痛夫道不光予又次其一二行以鑑于世爲文哀之先生字伯長名脩幼嗜書不事章句必求道之本原皆記士徒無意處孰嘗評論之性剛介喜於背俗不肯下與庸人小合願交者多

固拒之議事堅明上下合古皆可錄然好詆卿弼斥言
時病謹細後生畏聞之又獨爲古文其語深峭宏太蓋
爲禮部格詩賦咸平中舉進士得出身調泰州司法參
軍牧守稱其才貳郡者惡之又嘗以言忤貳郡者守病
告貳者私黥吏使誣告先生賂具獄聚左證後召先生
使衆參考之由是貶池州中道竄詣闕下叩登聞鼓稱
冤會貳郡者死復受譴於朝後累恩得爲蔡州參軍先
生自廢來讀書益勤爲文章益根柢於道然恥以文干
有位以故困甚張文節守亳亳之士豪者作佛廟文節
使以騎召先生作記記成竟不寶士名士以白金五斤
遺之曰枉光生之文願以此爲壽又使周旋者曰亡所
以遺者乞載名于石圖不朽耳旣而亟召士讓之投金
庭下遂傲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嘗語之曰寧區區糊

口爲旅人不爲匪人辱吾文也天聖末丞相有欲置爲
學官者恥詣謁之竟不得嘗客京師南河邸中往往醉
暮歸湯地如不省持者夜半邸人猶聞其吟誦啜嘆聲
因隙窺之則張燈危坐苦曠執卷亦出曙用是貸其資
母喪徒跣自負襯成葬日誦孝經喪記未嘗觀佛書飯
浮屠氏也識者哀憐之或厚遺則必爲盜取去不然且
病或妻子卒後得柳子厚文刻貨之售者甚少踰年積
得百緡一子輒死將還淮西遇病氣結塞膈中不下遂
卒噫吁天之厭文久矣先生意以黜廢窮苦終其身頌
其道宜不容于今世然由賦數琦隻常羅兵賊惡少輩
所辱因其節行至死不變有孤儒且幼遺文散墜不收
伯長之道竟已矣乎初先生死梁堅自解以書走上黨
遺予欲訪其文俾予集序之去年赴舉京師歷問人終

不復得一篇惟有任中正尚書家廟碑靜勝亭記徐生
墓志蔡州塔記皆平昔所爲又不足成卷今舅氏守蔡
近以書使存其家且求所著文字未至問作文哀之道
不勝於命命不會於時吁嗟先生竟胡爲

弔岳二生文并序

劉敞

今年有詔州郡皆立學乃命處士有不受學者勿舉之
其受學者吏爲設負程日夜不休有疾病慶弔輒書其
日爲後按賅當償之滿日如律令乃可與岳有两王自
下邑辭其親而來爲博士弟子旣久告歸當渡洞庭時
方大風不可渡兩生畏失期而吏黜之遂渡溺死予悲
其意而弔之其文曰 蓋君子道而不徑舟而不游所
以爲孝也彼洞庭之天險兮夫何二子之乘舟路幽昧
以不顧兮委死生其若浮自古皆有死兮子獨失身乎

江流意有所恨兮而曾不得其日竟放蕩而無歸兮骨
沉潛而不收兮父母悲於堂上兮妻子號乎中洲諒行險
之來患兮信微幸之爲尤且使子而無學兮又安得此
之憂是以君子溺名小人死利夸者沒權貪夫踣勢豈
獨二子兮吾又以悲於今之世競進之爲悅兮靜退之
爲愚干祿之爲敏兮守節之爲迂一世之皆然兮固若
人以喪軀昔重華之事叟兮躬秉耒兮歷山之下受帝
禪之不喜兮夫孰欣於進取乘沉湘以南征兮吾知華
之絕汝生汎汎而無名兮死惇惇而終古故君子審乎
自得安乎幽貞道德爲爵仁義爲榮不以貴故學問不
以賤故自輕悠悠兮江波柰何乎二生

蘇明允哀詞并序

曾鞏

明允姓蘇氏諱洵眉山人也始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

皆不中歸焚其所爲文閉戶讀書居五六年所有既富矣乃始復爲文蓋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託諭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略如是以余之所言於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明允每於其窮達得喪憂歎哀樂念有所屬必發之於此於古今治亂興壞是非可否之際意有所擇亦必發之於此於應接酬酢萬事之變者雖錯出於外而用心於內者未嘗不在此也嘉祐初始與其二子軾轍復去蜀遊京師今參知政事歐陽公脩爲禮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於是三人之文章盛禱於世得而讀之者皆爲之驚或歎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師至于海隅障徼學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書既而明允召試舍人院不至特用爲秘書省校書郎頃之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而軾轍又以賢良方正策入等於是三人者尤見於時而其名益重於天下治平三年春明允上其禮書未報四月戊申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自天子輔臣至閭巷之士皆聞而哀之明允所爲文有集二十卷行於世所集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更定謚法二卷藏於有司又爲易傳未成讀其書者則其人之所存可知也明允爲人聰明辯智遇人氣和而色溫而好爲策謀務一出已見不肯躡故迹頗喜言兵慨然有志於功名也二子軾爲殿中丞直史館轍爲大名府推官其年以明允之喪歸葬於蜀也既請歐陽公爲其銘又請余爲辭以哀之曰銘將納之於壙中而辭將刻之冢上也余辭不得

乃爲其文曰嗟明允兮邦之良氣其夷兮志則疆閔今古兮辨興亡驚一世兮擅文章御六馬兮馳無疆決大河兮齒浮桑粲星斗兮射精光衆伏玩兮彫肺腸自京師兮泊幽荒矧二子兮與翱翔唱律呂兮和宮商羽峨峨兮勢方颺孰云命兮變不常奄忽遊兮汴之陽維自著兮暉煌煌在後人兮慶彌長嗟明允兮庸何傷

錢君倚哀詞

蘇

軾

大江之南兮震澤之北吾行四方而無歸兮逝將此焉止息豈其土之不足食兮將其人之難偶非有食無人之爲病兮吾何不可獨裴回而不去兮眷此邦之多君子有美一人兮瞭然而瘦亮直多聞兮古之益友帶規矩而蹈繩墨兮佩芝蘭而服明月載而之世之人兮世操堅而不荅其何喪兮超方揚而自得吾將觀子之進退以自小兮相行止以效清濁子奄忽而不返兮世混混吾焉則升空堂而挹遺象兮弔凝塵於九席苟律我者之信亡兮吾居此其何益行徬徨而無徒兮悼捨此而奚嚮豈存者之舉無其人兮遼遼如晨星之相望吾此年而三哭兮堂堂皆國之英苟處世之侍友兮幾如是而吾不亡臨大江而長歎兮吾不濟其有命

鍾子翼哀詞并序

蘇

軾

某年始十二先君官師歸自江南曰吾南游至虔有隱君子鍾君與其弟槩從吾游同登焉祖巖入天竺寺觀樂天墨迹君不飲酒君常置醴焉方是時先君未爲時所知旅游萬里舍者常爭席而君獨知敬異之其後五十有五年某自海南還過贛上訪先君遺迹而老皆無在者君之沒蓋二十有一年矣見其子志仁志行志遠

相持而泣念無以致其哀者乃追作此詞君諱裴字子翼博學篤行為江南之秀歐陽永叔尹師魯余安道曾子固皆知之然卒不遇以沒儂智高叛嶺南聲搖江西處守曹觀欲籍民財為戰守備謀之於君君曰智高必不能過嶺無事而籍民民懼且走觀曰如緩急何曰同舟遇風胡越可使為左右手况吾民乎不幸而至於急則官與民為一家夫孰非吾財者何以籍為觀悟而止處人以安其詞曰崆峒摩天章貢激石致兩確高深相臨悍堅相排凶嶽嶽是故其民勇而尚氣巧龍斷而其君子抗志厲節敏於學矯矯鍾君泳于德淵自澡濯貧不怨天困不求人老愈慤嘉言一發排難解紛已殘剥吾先君子南游万里道阻邈如金未鎔木未繩墨玉未琢君於衆中一見定交陳禮樂曰子不飲我醪其甘

哭李仲蒙評

文同

此濁覽觀江山扣歷泉石步筭確先君北歸君老于處望南朔我來易出池臺既平墓木樞三子有立移書問道過我數我亦白首感傷薰心殞涕渥是身空虛俯仰變滅過電雹何以寓哀追頌德人詔後覺

潛僚栗兮臨清秋懷空憤兮紛予憂拂其弭兮又復留念將焉適兮升高丘問胡然兮予之思細予心兮不解以繆謂遐闊兮願如其宮悵西南兮川塗緬脩已忽寤兮往嘗此以計蓋子之生于世兮期為已休萬感芸然兮盡予之中鬼幹漂漬兮索其若抽念子一去兮不可以復見顧子之於道兮尚胡為而此謀欲子似兮取支但寥寥兮安求孰識子兮子深當何人兮與侔彼徒以文行兮為子之高其不為賤正體而貴餘肱如刻畫兮

妾以累子類神珠兮覺天球如子之末兮尚可以表世
其不能究者兮彼又何尤已矣乎子之存兮在予憶子
之疲兮將何時而司瘳斂予恨兮暮來歸煙雲飄蕭兮
奉子以愁

毗陵張先生哀辭併謝儀呂汪革

毗陵有隱君子曰張先生孝弟脩于家忠信行於友而
聲名聞於人達於遠近當世之鉅公偉人莫不聞之有
過毗陵而不造先生之門者人以為恥平居蕭然自得
凡世人之所趨而向者先生不一經意至接世俗而與
之酬酢則無一毫不中節度人委之以事未嘗以難易
為解有造之者為設尊酒一笑相樂亦未嘗不欣然也
有勸之仕者推挽雖甚力終不應固非若前世隱遁之
士事詭激甘槁薄臞悴於山阻水涯窮居獨游使影響

昧昧不聞於人然後為高也而未嘗崇飾小節要鄉黨
宗族之譽自少力學於古書無所不窺而時發於為詩
語皆清新出人意表其善於筆札天性也當世士大夫
欲銘述其先人功德圖不朽於後世者得先生書以為
榮既壯長益放棄世事遂以終其身是可謂君子也已
先生諱舉字子厚用叔祖天章公品之奏補郊社齋郎
治平四年甲科調睦州青溪主簿先生初無意於仕又
無兄弟之助獨養其親故力取科第以慰親志既得又
不忍舍朝夕之養而從祿於他郡朝奉君亦安於小官
不汲汲於先生遂不赴青溪終其身人不能相吏後用
近臣薦起為潁州學官復不就其後孫莘老胡完夫范
淳夫及外臺交薦其能蘇子瞻亦數言於朝於是勅郡
縣以禮遣蓋將用之也先生終不屈嗚呼今死矣予以

天章公婿自先生幼時已異其爲人而親厚之先生亦喜從吾兄弟遊及長且老凡四五十年間其相與之意益以篤有自東南來者先生未嘗不導之以見予予與之書雖寸紙皆藏之故其死也子哭之尤哀曾祖秘給事中祖益之尚書郎父次道朝奉郎其先江南人給事爲李氏不能用故亡隨李氏入朝以直道受知于祖宗朝奉君仁孝慈祥兄死其孤猶已子不欲遠去屢以筭庫請于朝終不大用於時先生之節蓋朝奉君成就之爲多詞曰 維古制行必中庸兮出處用舍道之從兮降及末世矣不通兮首陽柱下更拙工兮山棲木茹初無庸兮鳥獸之羣烏可同兮偉哉先生蹈履中兮遠不苟進退不窮兮以仁爲爵峻且崇兮祿雖不富義則豐兮忠信孝友施家邦兮載瞻眉宇心則降兮激貪敗薄助教風兮固非亂倫而索躬兮惠泉遼遼山複重兮育然其深如有容兮桂枝相繚舊青葱兮先生之廬今一空兮自極東南涕沾曾兮伸之以詞寫予衷兮

王升之誄并序

劉 跋

維政和二年五月壬戌鉅野王君升之卒于京師七月丙辰返柩於鄆鄉人所厚善皆會哭其孤兒孟博出臨終書二紙遺余言嗚不幸病且死妻弱子幼恐此骨流落不得下從先人伏惟哀憐與諸賢經紀之書凡百餘字語無錯繆問其家言病甚棺斂皆自營將絕付囑後事情不悲哽既授書其子教以面達余狀遂奄忽不能言余屬皆哭盡哀因相與定計告其家以八月乙酉葬先墓之丙穴囊橐中空無有賣屋未即售合凡賻贈得錢九萬五千乃使斲石治穿買椽席交葺諸下里物事

皆前爲之期如期而定君黃州翰林公之元孫寶文公
之子少不羈旣長學問尤邃漢書效李長吉爲詩有致
思葬其親至破產雅不喜織畚又體羸多疾日事藥餌
因積貧窶得官未及赴疾亟壽財四十有一惟前人悲
哀稱述必昔文字乃作誄以見意其詞曰 大鈞無恨
一播萬殊靡生不遂條達紛敷孰戕爾根隆夏隕枯哀
衆若人亦孔之辜偉君高門一世措撫遺烈言言休聲
具吳爰及穆考養德豐腴維君妙齡孔鸞將雛踵武前
修建旆禮輿逢辰清明駕言馳驅壽或柝旃罔所適徂
機心日友驕色自勦名到仕版自佚里閭優游卒歲文
史爲娛毓草藝木畦苑躊躇良朋萃止肴設醴劑退察
其私益不宿儲寧獨貧攻亦復病拘蕭然壁立副是形
壘休文革帶許月有餘幼安絮帽當昇不除乳石斷下
糜粥充虛長爲散人庶以全軀云胡遠行旅舍僮拘沈
痾頓劇顛倒醫坐東野後事孝權遺書豈無他人顧以
屬余嗚呼哀哉壯心兮摧頽白日兮頹更永違兮昭代
不淪兮幽墟大暮兮何晨冥行兮空居嫠婦兮嗷嗷幼
子兮呱呱誰與兮晤歌摘狂兮變臆謂君兮非存君墨
兮猶濡謂石兮非亡君屋兮誰廬折芳馨兮素華湛玉
瀝兮清醑況思君兮不見攬涕決兮欵欵嗚呼哀哉蹇
物化之徂遷慨有生之迷途何神爽之泰定臨驚懼而
弗渝遵寧宅於先丘寫幽憤於素旛庶無愆於遺託君
亦不昧夫所如

祭僕射王沂公文

尹洙

祭梅聖俞文

劉敞

告伯父殯文

劉敞

祭范穎州文

仲淹

王安石

祭吳冲卿相公文

王安石

祭杜待制文

王安石

祭薛尚書文

歐陽脩

景祐之元公初解政雖告于家而疾未病若脩之鄙敢辱公知公於此時欲以女歸公德方隆謂當再起齊大之婚敢辭以禮天不憖遺公薨忽然其後二年卒追前言生死之間以成公志掛劍于墓古人之義公敏於材剛毅自勵不顧不隨以直而遂命也在天位則難期惟其行已敢言是師有罪之身竄逐因拘生不及門葬不

送車致誠薄奠因道終初

祭尹子漸文

歐陽脩

嗚呼天於萬物與吾人孰愛憎而溥厚其生未始以一齊其死宜其有夭壽苟百年者亦死則短長之何較惟善人之可喜謂宜在世而常存曰仁者壽兮是亦愛之者之說謂善必福兮得非以已而推天禍福吉凶至其難通雖聖人亦曰命而罕言兮豈其至而辭窮壽夭置之吾不能問嗟乎子漸吾獨有恨我不見子於今幾時自子得懷始有見期子不能來我欲亟往子今安歸我往何訪昔我在朝諫官侍從職當薦賢知子不貢朋黨之誣苟避讒諷兩相知而以心謂尺書之不用遂聲音之永隔哭不聞而徒慟嗟此莫之一觴本冀歡言之可共往莫及兮難追哀以辭而永送

嗟乎師魯辯足以窮万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獠之窟麋鹿之羣猶不容於其間兮遂即萬鬼而爲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何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拒艱屯舉世皆寃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捨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爲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曾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子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年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理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爲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仲予而世入藏之庶可無於墜矢子於衆人最愛予又寓辭千里脩此一鐫冀以慰子聞乎不聞

祭蘇子美文

歐陽脩

哀哀子美命止斯邪小人之幸君子之嘆子之心曾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露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轟草人有遭之心歎焉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靈止而回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弟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嗟呼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碎子於窮達始終仁義唯人不如乃窮至北蘊而不見遂以沒地獨留文章卓照輝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予觴

嗚呼公乎學古居今待方入圓丘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愚公爲好訐公曰彼善公爲樹開公所勇爲公則躁進公有退讓公爲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斤羣譏衆排有事而思雖仇謂材毀不吾傷言不吾喜誰非公徒讒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難毀易理文然歎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榑榑傾巢破穀披折傍枝害一損百人誰不罹誰爲黨論是不仁哉嗚呼公乎易名謚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沒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自公云亡謗不待辨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屈終伸公其無恨爲懷平生寓此薄奠

祭杜公文

歐陽脩

士之進顯於榮祿者莫不欲安享於豐腴公爲輔弼欲食起居如陋巷之士壤堵之儒他人不堪公處愉愉士之退老而歸休者所以思自放於閑適公居手家心在于國思慮精深言辭感激或達且不寐或憂形于色如在朝廷而官有責嗚呼進不知富貴之爲樂退不忘天下以爲心故行於已者老益篤而信於人者久愈深仁之愛公寧有厭已壽胡不多八十而止自公之喪道路嗟咨況於愚鄙久辱公知繫官在朝心往神馳送不臨穴哭不望惟疇諱寫恨有涕漣漣

祭石曼卿文

歐陽脩

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乎万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万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

如日星嗚呼曼姪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髮鬚子之平生
其軒昂磊落突兀爭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爲
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
莖奈何荒煙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鱗飛螢但見
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吟
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
鼯鼯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
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
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媿乎太上之忘情

祭丁學士文

歐陽脩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爾是
故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爲賢子之美才
懿行純德誰稱諸朝當世有識子之憔悴遂以湮淪間

孰惡子可知其人毀善之言譬若蠅矢點彼白玉濯之
而已小人得志暫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方知受侮被
謗無如仲丘巍然衮冕不祀桓魋孟軻之道愈久彌光
各尊四子不數噫倉是以君子修身而俟擾擾茲愚經
營一世殆榮華之銷歇嗟泯沒其誰記是皆生則孤鼠
死爲狗彘惟一賢之不幸歷千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
死至今獨弔乎沈湘彼靈均之事業初未見於南邦使
不遭羅於放斥未必功顯而各彰然則彼讒人之致力
乃借譽而掄揚嗚呼元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如予
何孔孟亦然何以慰子聊爲此言寄哀一奠有涕漣漣

祭吳大資文

歐陽脩

惟公以孔孟之學見董之文佐佑三朝始終一節顧惟
庸繆敢啓光塵而金門玉堂早接雋遊之末紫樞黃閣

晚陪國論之餘雖出處之略同在進退而則異余實衰
病久思返於田疇公方盛年宜復還於廊廟豈期白首
求哭素帷飲醉百分尚想平生之意氣爲哀一奠不知
涕淚之縱橫

祭孫僕射文代諸朝賢作 宋 祁

嗚呼圓方相函有奧有清稟乎粹靈賢人挺生筮宰相
期有睽有遇值其嘉會盛烈斯舉允矣我公懿德乘時
摠是二美蔚爲人師齊風泱泱洙浴閭閻弱齡就傳典
學書紳巾箱襲積油素紛綸神宗御天擢首儒先所立
卓爾其聲震然一命筮仕十銓密啓緩玦緇惟繡經壁
水禮有愛羊何無渡豕我冠兩梁我絃斯皇進陪朝禮
兼侍潘房諸家去聖詆謀奪攘空言批裨異制折揚公
憤若時毅然含章層埋發黑塞路摧陽說說學徒終知
嚮方章聖臨馭神庭構宇命公待詔軒然鳳舉邦實上
賢人榮稽古鯁亮摩切優游博裕匪尺是枉伊柔弗茹
前陳宸帷叩頭省戶砥刃以須袞章輒補謀之其臧弊
庶端沮帝念蒸黎連翩出壑奉行細扎褰去垂惟神明
樹政樂職聞詩居則率俾去而見思乃踐諫雷乃官瑣
闈長君繼明進階貳卿追鋒趣召燕席光亨宣室清問
華光授經有猷有爲非猥非并典常墳大武戒湯銘誦
言必對嘉猷是經曰首魁壘與世作程銀臺崇崇公閱
其封牧騶耳耳公專厥使或司綿蕞或教國子惟公得
之異乎求之截河弗溷導疑靡虧大車而載秋陽以輝
鴻飛冥冥不慕矰弋公居法從志澹虛拯抗章引年闔
門謝客上所固留願焉弗獲龍筮納言得請東藩奎鈞
灑翰宴筵申恩亦命四近賦詩贈言卧閣踰歲乞骸去

位春坊傳席莧裘仙里疎受揮金式宴以喜廣德掛車
貽孫及子天且佚者君能知止嚮用五福與善則常公
明且哲宜壽而昌天乎弗淑萎哲鐵良皖篲占命忠言
孔彰玉輝金相掩此不嗚人彛代矩今也云云士類相
弔朝家憫傷恤因告第躋書密章高明令終微公孰當
某等或奉緒言或麻大庇遊藩蒙潤挹流疏穢平日函
文今茲交臂拘此宿官永乖薄醉有李成蹊有碑墮淚
遐齋令芳庶展哀愴嗚呼哀哉

祭孔中丞文

石介

昔公爲諫議大夫知兗州臣僚有以詩千篇獻上者執
政者即請進爲龍圖閣直學士上曰千首詩豈若孔某
一言即日拜公龍圖閣直學士公再爲中丞風格益峻
及公沒劉平戰死于陣讒賊害忠良誣奏平非戰屈乃

叛耳天子怒將夷平家平家胥靡就闕寃號道途逢驪
唱中丞來平家將叩中丞馬言其事兩街賣販兒以數
千嘆曰徒往訴耳是非孔中丞者乎家慟哭而止噫至
尊極者君至愚暗者民尊極則不信愚暗則難開非公
至忠豈能動尊極耶非公至誠豈能感愚暗耶動乎尊
極感乎愚暗公之道格于上下矣嗚呼公之生也君稱
之公之死也人感之公之道全於死生矣夫道格于上
下爲著全于生死爲難舉是二節公之道充于天地之
間矣大冬殘臘風號雲咽節物悽淡心肝摧折爐烟氣
盞樽酒冷烈享誠不享味公來降茲

祭王沂公文

尹洙

景祐初公臨洛師某在幕府公以才敏見目數被器使
議獄處事某或依違其言公之丁寧勗以正道及公再

秉大政宜以身事有請門下公莊色厲辭不少恩假其始懼中慊終則大悟嗚呼凡公語言雖因事見誨然公在大位默不敢傳公今薨謝輒錄以自思一言之誣天實墜之以衰服不獲備故吏之列情禮莫伸嗚呼哀哉

祭梅聖俞文

劉敬

謹以清酌庶羞祭于聖俞二十五兄之靈乃者鄰幾病革君往問之退而過我相對嗟咨我視君色異於他時自為君診勸君從醫君雖我信其中猶疑明日大饗四方來賀奉觴上壽戎客在坐百辟相趨敢或私卧賜食上前謹懼已過疾果大作仆不能起俗醫控搏以表為裏中涸外乾翁翁如燬勢一大跌不得中止俯仰晨夕遂有生死痛駭驚呼曷云能已孰謂旬日殺二賢士嗚呼哀哉物固有生生固有命豈曰君子獨天其性君之

文學信于友朋君之孝友鄉黨是稱仕不過庸壽不百齡一至于此何其不平喪還故鄉義從此訣哭送道周情豈能絕

告伯父殯文

劉敬

古者庶人之喪鄰里執事其在士千里赴義及其送葬塗潦毋避焉有至親而或不至其獨不幸受命典城戎馬是司匍匐不能不哭于堂不袒于堂不袒于庭窆不復土真不奉牲回望萬里悲號失聲門外之治王命實行蓋古亦云不即人情於奠陳詞以昭哀誠

祭范潁州文

王安石

嗚呼我公一出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閑姦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江

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憚有危其辭詞與俱出風俗之衰
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暮者興起儒
先首首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爲忠稽前引古誼不
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醜河江以灌尋尺宿臧自
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茲歌暮來千里
瀟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獠狂敢齒我疆鑄印刻符公
昇一方取將於任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
所加虜不敢頌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
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旣其無爲飲酒笑歌百城晏眠
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于六七遂
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保亂允除荒官更於朝士變
於鄉百治具修偷墮勉強彼闕不遂歸侍帝側空昇于
外身屯道塞謂宜耆老尚有以爲神乎孰忍使至於斯

蓋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既
庫逾空夷其色辭傲許以容化于婦妾不靡珠玉翼翼
公子弊締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
家孰理于深孰鍊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云
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涕
哭馳辭以贊醪羞

祭吳冲卿文

王 安石

嗚呼公命在酉長我一時公先我出我後公萎中間仕
宦有合有離後我所踐公輒仍之出則交轡處則連榻
坐肘則並行肩則蓋豈願敢及天寶我貽公之傳蓄及
所設施有誥有誄亦有銘詩又將有史傳所不疑我旣
憊既何辭能爲婚姻之故唯以告悲

士以無祭杜待制文

王 安石

士恥無材取不脩身身脩而材有不及民几世可願於
公皆有孰窘其年不使難老貴者善防其有孰窺公心
豁豁不置牆帷有挾易驕不難拒善公義所在服之無
賤惟以時施宜以每成又況於公強果以行物貴於時
常以其少悲矣子思我如其父鐘山北蟠江落而東完
厚安榮萬世之宮其歸孰知愚與在此酌公以文以配
銘史

宋文鑑卷第一石三十三

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四

祭文

祭韓欽聖文

祭曾博士文

祭王深甫文

祭歐陽少師文

祭王平甫文

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魏國韓令公文

祭任師中文

黃州再祭文與可文

祭范蜀公文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

王

安石

王

安石

王

安石

曾

鞏

曾

鞏

蘇

軾

蘇

軾

蘇

軾

蘇

軾

蘇

軾

蘇

軾

穎州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滕大夫毋揚夫人文

祭柳遠文二首

再祭亡兄端明文

為家君祭呂申公文

祭知命弟文

祭彭江州文

代范樞密祭温公文

代祭劉貢父文

祭張生文

祭王樞密文

祭范忠宣公文

祭呂申公文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轍

程頤

黃庭堅

曾肇

曾肇

曾肇

張舜民

張舜民

陳瓘

鄒浩

祭王和甫文

祭范德孺文

祭陳了翁文

祭程伊川文

祭鄭庭誨文

祭韓欽聖文

田晷

畢仲游

游酢

張繹

毛滂

王安石

嗟為君兮邦之特目揚秀兮顏髮澤紛百家兮並涉超

獨懷兮道德博蕩蕩兮無畛寬恂恂兮莫逆出當官兮

發論使權彊兮累息年何尤兮止此祿不多兮誰嗇具

壺觴兮酌哭燈喪車兮啓及豈獨愁兮吾僚隱多聞兮

諒直顧笑語兮已矣冀來嘉兮竟鬼

嗚呼公以罪廢實以不幸卒困以天亦惟其命命與才

祭曾博士文

王安石

違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為誰公之閩里宗親黨友
知公之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諧而
石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毀星日脫敗山傾谷圯人居
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之然至其壽夭尚何憂
喜要之百年一蛻以死方其生時寤若囚拘其死以歸
混今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祈唯其不見生者之悲公
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
難忘哭泣馳辭往侑奠觴

祭王深甫文

王

安石

嗟嗟深甫真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可
以長年乎雖吾昔曰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為實受命
于吾母曰如此人乃與為友吾母知子過於予初終子
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乎既喪吾母又奪吾友雖不即
死吾何能以搏曾一慟心摧志朽泣涕為文以薦食酒
嗟嗟深甫子尚知否

祭歐陽少師文

曾

鞏

惟公學為儒宗材不世出文章逸發醇深炳蔚體備韓
馬思兼莊屈垂光簡編焯老星日絕去刀尺渾然天質
辭窮卷盡含意未卒讀者心醒開蒙愈疾當代一人顧
無儔匹諫垣抗議氣震回過鼓行無前跋囊非恤世偽
難勝孤堅意室紫微玉堂獨當大筆二典三謨生明藏
室弥挫弥厲誠純志壹斟酌損益論思得失經體慮萌
沃心造膝帝曰汝賢引登輔弼公在廟堂尊明道術清
靜簡易仁民愛物斂不煩苛令無迫狎棲置木索里安
戶逸擯斂兵革天清地謐日進昌言從容密勿開建國
本情忠力悉卯未之歲龍駕颯歛再極大艱垂紳秉笏

乾坤正位上下有秩功被社稷等夷召畢公在廟堂摠
持紀律一用公直兩忘猜眚不挾朋比不虞訕媿獨立
不回其剛仡仡愛養人材獎成誘掖甄拔寒素振興滯
屈以爲己任無有廢拂維公平生愷悌忠實內外洞澈
初終若一年始六十懇辭冕黻連章累歲乃俞所乞放
意立樊脫遺羈馮沉浸圖史左右瑟瑟氣志浩然不陋
蓬蓽意謂百齡重休累吉還幹鼎軸贊微計密云胡傾
殂愁遺則弗聞計失聲皆淚橫溢慙宜不敏早蒙振拔
言繇公誨行繇公率戴德不酬懷情獨鬱西望輕車莫
持糾紛維公榮榮德義譔述爲後世法終不泯沒記辭
叙心曷能髮髯嗚呼哀哉

祭王平甫文

曾鞏

嗚呼平甫決江河不足以爲子之高談雄辯吞雲夢不
足以爲子之博聞強記至若操紙爲文落筆千字倘徃
恣肆如不可窮秘恠恍惚亦莫之係皆足以高視古今
桀出倫類而况好學不倦垂老愈專自信獨立在約彌
厲而志屈於不伸材窮於不試人皆待子以將昌神胡
速子於長逝嗚呼平甫余昔相逢我壯子稚間託婚姻
相期道義每心服於超軼亦情親於樂易向堂堂而山
立忽泯泯而飄駭計皎皎而猶疑浹浹而莫制聊寓
薦於一觴纂斯言而見意

祭歐陽文忠公文

蘇軾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著
龜斯文有傳孝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
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
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

此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而孝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爲無與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鱷鱓而號狐狸皆其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旣用也則又以爲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濁絜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室遁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无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嗚呼哀哉

祭魏國韓令公文

蘇軾

天生元聖必作之配有神司之不約而會旣生堯舜禹稷自至仁宗龍飛公舉進士妙齡秀發秉筆入侍公於是時仲舒賈誼方將登庸盜起西夏四方騷然帝用不赦授公鈇鉞徒督西旅公於是時方叔召虎人贊兵政出殿大邦恩威並行春雨秋霜兵練民安四夷屈降公於是時臨淮汾陽帝在明堂欲行王政羣后奏功罔底于成召自北方付之樞衡公於是時蕭曹魏邴二帝山陵天下悻怛呼吸之間有雷有風有存有亡有兵有戎公於是時伊尹周公功成而退三鎮偃息天下嗷然曷日而復畢公在外心在王室房公且死征遼是卹嗚呼哀哉六月甲寅人之無祿喪我宗臣我有黎民誰與教之我有子孫誰與保之巍巍堂堂寧復有之公之云云我無日矣慟哭涕流何嗟及矣昔我先子没于東京

公爲二詩以相其行文追典誥論極望王公言一出孰
敢改評施及不肖待以國士非我自知公實見謂父子
昆弟並出公門公不責報我豈懷恩惟此涕泣寔哀斯
人有肉在俎有酒在樽公歸在天寧聞我言嗚呼哀哉

祭任師中文

蘇軾

允義大夫維蜀之珍詩之老成易之文人去我十年其
德日新庶一見之遽沒元身惟慥與軾匪友則親自丙
以降昔惟州民旅哭于庭惻焉酸辛禍福之來孰知其
因自壽自夭自屈自信天莫爲之矧凡鬼神生榮死哀
自昔所難持此令名歸于九原

黃州再祭文與可文

蘇軾

嗚呼哀哉我官于岐實始識君方口秀眉忠信而文志
氣六剛談詞如雲一別五年君與言日聞道德爲膏以自

濯薰藝學之多蔚如秋實脫口成章榮莫可耘騁騁百
家錯落紛紛使我羞歎筆硯爲焚再見京師默無所云
杳兮清深落其華文乃昔執我忝今孰其饋啜渴歌呼得溥
而醺天力自然不施膠筋坐了萬事氣回三軍笑我皇
皇獨遠垢紛俯仰三州眷戀祭粉仁施草木信及糜腐
昂然來歸獨立無羣俛焉復去初無戚欣大哉死生悽
愴蒿君君沒談笑大鈞徒勤喪之西歸我甯江濱何以
薦君採江之芹相彼日月有朝必曛我在茫茫凡幾合
分盡此一觴歸安于墳嗚呼哀哉

祭范蜀公文

蘇軾

嗚呼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哇而種之有得皆賢既歷三
世悉爲名臣今如晨星存者幾人孰如我公碩大光明
導日而昇燦焉長庚死生契闊公獨壽考天實耆之以

殿諸老二聖嗣位仁義是施公昔所言略行無遺維樂未和公寢不寧樂成而薨公往則瞑凡百君子願公無極胡不萬年以重王國責難之忠愛莫助之嗟我後來誰復似之吾先君子秉德不耀與公弟兄一日之少窮達不齊歡則無間豈以間里忠義則然先君之終公時在陳霄夢告行晨起計聞先友盡矣我亦白髮聞公之喪方食哽噎堂堂我公豈其云亡望公凜然猶舉我觴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

蘇

軾

嗚呼文忠之薨十有八年士無所歸散而自賢我是用懼日登師門既交諸子入拜夫人望之愀然有穆其言簡肅之肅文忠之文雖無老成典刑則存何以嗣之使世不忘諸子惟迨好學而剛夫人實使兄弟吾孫徼福文忠及我先君出守東南往違其顏病不能見卒以計聞自斂及葬餽奠莫親匪愧于今有覩昔人寓詞千里侑此一樽尚享

潁州祭歐陽文忠公文

蘇

軾

嗚呼軾自齒齒以季為嬉童子何知謂公我師畫誦莫文夜夢見之十有五年乃克見公公為拊掌歡笑改容此我輩人餘子莫羣我老將休付子斯文再拜稽首過矣公言雖知其過不敢不勉契闊艱難見公汝陰多士方譁而我獨南公曰子來實獲我心我所謂文必與道俱見利而遷則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無易公雖云亡言如皎日元祐之初起自南遷叔季在朝如見公顏入拜天人羅列諸孫敢以中子請婚叔氏夫人曰然師友之義凡二十年再升公堂深夜廟門垂涕失声白髮蒼顏復見潁人潁人思公曰此門生雖無以報不辱其門

清潏洋洋東注于淮我懷先生豈有涯哉

祭滕大夫母楊夫人文

蘇

軾

嗚呼士盛慶曆如漢武宣用兵西方故西多賢惟時滕公實顯于西文武殿邦尹范是齊功名不終有命有義我時童子知爲公喟四十餘年墓木十圍乃識其子傾蓋不疑忠厚且文前人是以前心平反慈訓則尔仰止德人如岡如陵升堂而拜猶愧未能豈其微疾一慟永已胡不百年以慰其子壽祿在天考終非亡鵲巢之應子孫其昌

祭柳仲遠文二首

蘇

軾

嗚呼哀哉我生多故愈老愈艱親朋幾人日代日遷逝者如風計來逾年一慟海徼摧曾破肝痛我令妹天獨與賢德如召南壽甫見孫矧我仲遠孝友恭溫天若成

之從政有聞富以學術又曰以言久而不試理豈其然崎嶇有求凡以爲親雖不負米實勞且歎知止于此不如歸閑哀我孤甥生如閔顏銜痛遠訴誰撫誰存逝者已矣存者何究慎勿致敗以全汝門以慰我仲遠永歸之菟嗚呼哀哉我居于南天降罪疾方之古人百死有溢天不我亡亡其朋戚如柳氏妹夫婦連壁云何兩逝不憖遺一我歸自南宿草再易哭墮其目泉壤咫尺閔也有立氣貫金石我窮且老似舅何益易其墓側可置萬室天定勝人此語其必

再祭亡兄端明文

蘇

軾

嗚呼惟我與兄出處昔同幼學無師先君是從遊戲圖書寤寐其中曰予二人要知是終後迫寒飢出仕于時鄉舉制策並驅而馳猖狂妄行誤爲世羈始以是得終

以失之兄遷于黃我竄于筠流落空山友其野人命不自知還復簪紳俛仰幾何寵祿遄臻欲去未遑禍來盈門大庾之東漲海之南黎蚩雜居非人所堪瘴起襲惟颺來掀簷卧不得寐食何暇甘如是七年雷雨一覃兄歸晉陵我還潁川願一見之乃有不然瘴暑相尋醫不能痊嗟兄與我再起再顛未嘗不同今乃獨先嗚呼我兄而止斯耶昔始官遊誦韋氏詩夜雨對床後忽有違進不知退踐此阨機欲復斯言而天奪之先壟在西老泉之山歸骨其旁自昔有言勢不克從夫豈不懷地雖邾鄆山曰峨眉天實命之豈人也哉我寓此邦有田一廛子孫安之殆不復遷兄來自西於是盤桓卜告孟秋歸于其阡潁川有蘇肇自兄先

為家君祭呂申公文

程頤頤

嗚呼公稟則異得天之粹邁茲昌辰出為嘉瑞生而富貴處之無累幼而聰明充之能至學既知真仕則為道出入屢更險夷一操二聖臨御人望是從起藩入輔命相再公平日視公靜默恂恂國論所斷一言萬鈞謂公無位位為相臣謂公得志志存未伸然公心如權衡所以無間言於率土德如山嶽所以致敬心於人主從容語默之間人孰量其所補胡上天之不弔不一老之愆遺淵水無涯將孰求於攸濟百身莫贖為有識之同悲嗚呼哀哉羸若餘生辱知有素二男論忘勢之交不偶無酬知之路阻臨穴以伸哀姑託文而披露想英靈兮如在監丹誠而來顧

祭知命弟文

黃庭堅

君歿荊州我在萬里歿後四月始聞訃音既無孤悻悻

有兄弟天既喪我君不能年自我哭君頭髮盡白英風
豪氣窘此一棺拊棺長號殆無生意公私之計身有所
縻既難以歸舟車可慮乃得吉卜旅殯僧坊雖遠至親
理則安寔無驚無恐扶將上輦絕慟一觴其君尚饗

祭彭江州文

曾

肇

嗚呼器資忽不見其安之乎孰為天生斯人而止於斯
乎人固忌子之獨立天亦責子之不詭隨乎不然何以
壽不躋於六十位不過四品卒泯默而無施乎嗚呼器
資凡世可貴學問文章言語政事有一于茲足高士類
而况居今行古蹈義依仁衆人所趨而視若無有舉世
所背而仔有以身陷穽當前而不避曾何得喪之足云
此固聖賢之自任豈止度越於時人至若孝友著於閭
門信義行於鄉閭處榮悴而無虧死生而無虧臨死生

而不亂可謂內外全德始終一貫實橫流之砥柱宜大
厦之棟幹柰何道未行於當世福求及於生靈忽飄流
於下國遂夭闕於脩齡去此昭昭即彼冥冥有志不就
銜恨泉扃惟自立之卓偉亘萬世如日星彼一時之苟
得譬燭耀之與長庚嗚呼器資未俗陵遲朋友道熄許
與之分切嗟之益衆皆訑訑子獨汲汲我生昏愚與世
殊適惟子好我論心莫逆我先我後子為羽翼我有過
咎子為藥石子今云亡有善誰責豈無他人莫如子直嗚
呼器資念昔太學相從之初縞繆繆繆二十餘年中間
省闈並典贊書出入風議惟予子俱子如飛賞豈受馬
拘有言不用去不須更我亦遭讒自請州符跡有乖隔
心焉弗殊去歲京城子留我北中情莫宣相視默默我
行未幾子亦南遷孰云契闊曾不經年尺書未達已隔

終天寢門一慟有淚如泉嗚呼器質子計之來我適罪
逐相念平生了然在目匍匐欲往身有羈束千里寓辭
以代號哭

代范樞密祭溫公文

張

表

嗚呼天祚有邦昇之元龜篤生我公爲世父師夷齊之
清淵騫之德子產之惠叔向之直人擅其一足以成名
公兼衆德乾乾不寧九流百家金匱石室鈎索沈隱裁
其失得根柢治亂經綸皇極作爲文章有書秩秩云圭
大裘望之肅然冬暘夏冰赴者爭先仁英兩朝鏗鏗厥
聲國有正人折茲于萌荏染桑木求直於繩我公盡規
君心則寧烈烈神考躰貌有德公獻有可巖巖翼翼言
有未用不敢受爵深衣幅巾歸休於洛公則休矣四方
顯顯君子野人泊于他邦聞風懷歸于父于兄天施不

齊或怨寒暑公獨何施四海一譽元豐末年國有大事
穆穆文母宥我神嗣爰立作相媚于神人我公在庭其
重萬鈞士賀于朝民歌于廛農慶於野兵休於邊燠爾
慄寒養其飢孱無瘠于飢無休于田培其本根枝葉則
茂豈曰我作憲章惟舊於赫聖考左右上帝休公于家
實遺聖子卷耳思賢夙夜周京不惑不疑成此太平公
之去來人之戚嬉人之戚嬉帝之從違豈人事耶天實
爲之純仁不才辱公之深入之相知貴相知心惟公我
知洞達表裏采其所長謂或可使申結義好丘山不移
匪我則然公實取之泚泚清洛獨樂之園嘉華春專脩
竹夏寒清酌愉然我招我從琅琅嘉言有銘在躬朝偶
乏人備位樞機入與國論獲親風規六七年間爲益不
貲私祈白首從公以歸憂勞傷生公旣進疾庶幾有瘳

卒相王室國祠既誓公以喪聞我心之悲不獲至門入
哭于室公既大斂終天之情不一見面人生有死如旦
夜耳曾子將沒知免而喜公身既脩公志既畢既壽令
終無有其失有如公者古今萬一任重道遠稅駕茲日
庶幾念此以紓我悲猶有鬼神實聞我辭

代祭劉貢甫文

張 耒

嗚呼子之強學博敏超絕一世肇自載籍孔墨百氏太
史所錄俚問野記延及荒外陰陽鬼神細大萬殊一載
以身下至律令老吏所疑故事舊章在廷不知有問於
子歸如得師直貫旁穿水決矢飛一時書林衆俊並馳
滿堂賢豪視子塵揮逸足竒毛不受絀羈擯守列郡吏
民畏思治盜寃胸不事誅斬他嚴見欺子愛不犯中斤
于南人憂子怡歸來白首晚職訓詞子之來歸亦既疾
病惟其精明猶足以永誰云如子竟止斯耶國失君子
善人之嗟方其盛時弛不得張亦既有遭而蟲豸其強誰
與子仇敗子百世雖然今日竟何有亡惟我與君同年
進士申以婚媾兼恩與義平生笑談樽席安喜其當在
耶臨此酒哉

祭張生文

張 堯民

嗚呼學者所以去鄉里離父母妻子甘淡薄盡勤勞繼
晝夜而不息者知患其道之不至而不患乎身之不安
也身安可以學道知愛其道以亡其身亦蔽之深者也
而吾子既死矣其知之乎否耶然諫爭之臣死於朝廷
疆場之臣死於敵國吾子死於庠序其志一也有雖凶
而無咎者吾子之謂乎嗚呼吾子年猶未壯敏而好學
死乎數千里之外母老而失所養寡而失其養晚節

末路委為窮人天道固如何哉是可悲也已

祭王樞密文

張

舜民

夫物有自小而致大積卑而致高唯豫章之材數年而過百尺駟驥之足一日而馳千里黃河發源而注海太華拔地而參天與夫命世之英特起之士布衣負公輔之望小官蘊廊廟之器一旦遭時遇主建功立業奸邪望風而屏息賢者引類而彙征朝廷以之治安禮樂由是興起則豈特豫章駟驥黃河太華之比也其公之謂乎唯公少而居家則膺令名長而出任則有公望乘時設施自州縣之卑數年之間致位二府危言大節獲動天下之耳目明而可見者著以為甲令隱而不露者社患於未形披榛攘棘正路廣開大奸雄對束手竄身歷觀先世以來固有以兵武而克禍亂定冊而安邦家者

遂皆塗炭驅除糜爛而後止曾未若雍容於廉箔之前啓迪於方幅之內興利除害如醫者以毫芒之鍼刀圭之藥愈膏肓沉撥之疾不知其工妙之端也宜其天下為之矚目二聖謂之有功孟子自謂放淫辭詎詖行以承三聖程公之力較公之才固不在孟子之下然才高則多嫉位隆則招殃曾不旋踵讒言遽興未及中年百疾交作二聖方隆之眷而有去亡之嘆八十待養之親而嬰哭子之情善人堂堂擯死略盡為國家者將何賴焉始猶疑之人事今日乃知天極自天復何言哉嗚呼公之存不能共致其力公之歿不能一哭其門徒然予知有愧古昔遺詞揮淚盡乎歆哉

祭范忠宣公文

陳公

昔文正公在

仁祖時忠於謀國衆正所依心虛而明

照了不疑先事而慮有如著龜兩遭勅榜益奮累不移外
禦元昊數蹈禍機國勢旣安奚恤我危考公行事允也
似之安不擇地難不敢辭至於言兵則曰不知豈曰爲
異各遵其時不迷其跡是乃無違三年遽改生事者誰
蔡相南行公獨救之一勝一復其兆在茲公可以默又
進忱辭人亦有言公爾忘私孰能臨義捨安取危一斤
四年盲廢始歸天子哀怜拜命涕洟其心不盲意欲有
施人願公留爲帝龍夔病不能對人所嘆咨天子曰呼
疾尚可爲錫以上劑臨遣國鑿丁寧訓飭速療勿遲云
何不淑竟止於斯嗚呼哀哉公果已矣舉世思公公不
來矣人之於公有合有睽聞公之歿睽者亦悲情隔生
死公論乃出悲公之人始自今日臨終不昧忍死有述
小其一身大我王室置小恤大白初訖終可使聞者勸
而作忠太宗征遼喬死不忘心之所慮奚獨一方願惜
生靈願合朋黨願爲宣仁一洗誣謗願正其事願辨其
人願以中道行帝之仁嗚呼哀哉言惟心聲孰無此聲
孰有此誠神器雖大如人之形愛養胃氣可以保生陽
明之經編於四躰呼吸之間無有不差在絡連右首脉
應趾中經流行寧有定位彼執一者弃異取同異我曰
偏同我曰中語各有心心各有物孰能審是而不彼恤
公獨有言繼者誰乎公憂我悲豈緣葭葦公昔南遷我
在北陲側身以望心往從之及公之還我有言責陳留
雖近欲往不得平生想慕獨未識公見公之心何必形
容文正歿後公又亡矣仲季方與公復有子其門益大
其道益光公可無憾我亦奚傷

天祐主上篤生我公來對休運爲今大鴻面槐執壁啓
心而恭衆方窘迫公獨從容爰有因革論起如蜂公徐
一言翕然以從事已而默終日斂躬若無所與莫測曾
中但見百官上下以功但見四夷車音以同但見田野
年穀以豐流離者復憔悴者充白顛黃馘端見兒童爰
笑爰語涵詠時雍朝廷益尊勲業益隆殊尤俊偉益振
家風人亦有言孰不薦紳維公秉國始爲有臣人亦有
言孰不是似維公肯構始爲有子竊惟公初信非凡人
情不聲色孝不空文西山之清孟軻之醇德盛行高執
與擬倫如古寶器如時慶雲世獲覩者倍萬惟欣所以
施設如前所陳八公昔去位君子但傷比登三事交賀壺
觴宜其昊天俾壽而康曷爲不仁禍降非常兩楹入夢
中台堦光歲值龍蛇遽爾云亡業爰大厦摧其棟梁爰
自二聖遠極八荒知與不知失聲沾裳顧如某者頃在
廣陵辱公青眼收之門庭豈徒應格薦其姓名每及人
物猥賜題評遂令踈賤聞于公卿重念參侍屏息人後
未嘗請問敢祈公售爾來日月不爲不以文章工乎問
學正不公竟不問不考其有若爲憐之久而益厚仰惟
此恩山嶽在首吉十伊邇將舉神匱義當捨官躬設雞
酒願莫之遂視古則醜寓茲一奠以昭不苟公騎箕尾
寧來欽受

祭王和甫文

田 畫

惟公心符於跡實稱其名包含蘊蓄見於力行頃在并
府余詳機務韓侯于宣城彼西土發民四萬以踵其武
將臣依違莫敢或悟公曰不然深入賊所師干之用茲
亦烏取振旅言旋書可挿羽毋空我師抵以館虜我言

有成帝用嘉止陟於陪屬亦既顯仕士有險虜實人危
機媚彼技能撥於文詞童鷹孺過羣舌毛起公獨營之
卒免於死明明天子從諫如流爰屬星變直言是求敢
謂臣隣不臧其謀厚斂竭作變則有由擢尹王畿剖煩
折微游刃若驕風颯霆飛曾未百日徃狂告空夷人駭
觀邦史奏公遺書上變蔓延無辜公摘其姦弭於須臾
丘封萬計終以不徒請師文王掩骼埋胔乃發蒐惡乃
治強梗貴幸側目權豪斂社遂躋永轄天子是毗正人
所倚細民所勝有夏多罪天命徂征鼠奔鳥竄師老干
行 皇帝震怒載整其旅簡期授材恢我疆圉內焉
卿士噤不一語外焉方鎮則惟所舉公力如虎公乃有
陳豈不來威眷此下民 皇帝曰都汝惟可信一言
罷師天子神聖其惠伊阿曰蠲其逋其怨伊何曰緩其

獄忠烈允著仁風載穆孰是動庸而不公屬法吏沾沾
吹毛刻骨陵藉衣冠孤耗豕突有如公者致於彈文竟
坐焚墨廢其終身粵雋在下實公貽恥勿俾埋沉式穀
以位熾佞截截心折膽落嫉公居中肆是說謫出領大
邦曰昇與青周旋楊雍晚殿于并政尚寬大存鰥孀婢
肆靖我境其隱如城公在帷幄恩威延延彼蠢者羌毋
敢犯邊施及卒伍以至降虜祝公百年稽顙蹈舞胡為
遇疾奄見殂歿疇昔起之以定王國於皇聖君誰適謀
矣哲人云亡梁木墮矣蚩蚩之毗靡所依矣街祭巷泣
嗟何及矣絕昔不肖往官江濱龍褰鳳翥始見偉人平
生知己世無擬倫執手上堂得於逡巡匪惟知之抑又
存之保釐我躬燕及其私自時契闊亦復流離川塗阻
越夢寐懷思旌旆北來言適太鹵迎拜霍立笑言如故

恩斯閔斯公意愈隆引寘幕府獻壽從容謂公壽康歸
相天子乃今寘寘聲采頓委大明在上品物在下魏魏
堂堂遽即長夜我心傷悲公葬有期念非古人懷祿在
茲旒車鬃髯與公永違致彼薄奠有愧公知嗚呼哀哉
吳哲人云祭范德孺文
曩歲識公靈武之城公貌既偉公氣亦英黃河澌海間
關共行公矜我戇我知公誠遂同夷險期以死生其後
公顯鏗錫有聲既顯而貴隱然人名帥慶帥延帥熙帥
并武夫悍卒怖若雷霆軍師老將心服其寧屬難聽命
甘從使令四路十年不知有兵及公伊洛以嚴輔明下
教既悉擿伏亦精洛城萬室千里為明家家畏公如公
是隣宿姦巨猾鬼虺淪繫斷取捨莫知其因遂皆斂
手以公為神凡人之情僥倖苟得公獨裁之如穴被塞

凡人之情好寬喜逸公獨檢之規矩繩墨宜其不憚而
以為病乃獨懷公式歌且詠豈其施設遠而難窺人樂
其大而忘其私不然則公不足為奇矧公門戶奕世顯
榮太師為父相轄為兄公又崛起吸嶭崢嶸宜繼三人
秉國之成而公一廢十有八齡公廢于家匪公匪卿二
邊倚重猶如長城人言公復士夫倏興人言公公用夷虜
震驚公復之日萬耳皆傾復未之用公而已薨嗚呼哀
哉吉人今喪矣曾中之奇包而往矣威名氣像豈可為
矣予末小生將何依矣慟哭于野出相送矣追念平昔
恍如夢矣嗚呼哀哉

祭陳了翁文

游 酥

嗚呼陳公萬夫之傑大虛無塵心疑知徹經綸大猷如
挈裘領灼知幾先眇綿作炳慮遠而知者疑言危而弱

者警暑龜有稽可觀而省嗚呼陳公知事道而已不知鼎鑊之臨其顛也知徇國而已不知蹈奔之橫其前也阨之白首而氣愈和蹙之死地而志愈堅處約彌久妻孥裕然畎畝念忠頂踵利物人疑其爲墨平生拯飢任重一身吾知其爲稷行道之人聞者心掣意者天將降之大任而空之其身耶意者吾君將追念其篤誠發獨斷而收之以澤斯民耶嗚呼孰謂流離川途遭迥萬狀而淪於淮楚之濱耶嗚呼孰謂謀可以託心膂力可以任股肱而志願卒不伸耶浩浩元精慘不知其因耶歲首之書後計而達執書一慟骨驚心折嗚呼陳公蓋將有哲人能盡知而賢之有志士能慷慨而言之有仁人能經紀其家而存之有良史能具載其實而傳之區區鄙詞曷足以誌其流而訴其源乎寓奠一觴聊薦悃悃

東望傷懷淚落橫臆尚饗

祭程伊川文

張

繹

嗚呼利害生于身禮義根于心伊川此心喪于利害而禮義以爲虛也故先生踽踽獨行於世衆乃以爲迂也維尚德者以爲卓絕之行而忠信以爲字也立義者以爲不可犯而達權者以爲不可拘也在吾先生曾何有意心與道會冥然無際無欲可以係羈兮自克者知其難也不立意以爲言兮知言者識其要也德輔如毛毛猶有倫無聲無臭夫何可親嗚呼先生之道不可得而名也伊言者反以爲病兮此心終不得而形也維太山以爲高兮日月以爲明也春風以爲和兮嚴霜以爲清也在昔諸儒各行其志或得乎數可觀乎禮學者賴之世濟其美獨吾先生淡乎無味得味之真死其乃已自

我之見七年于茲含子化育以蕃以滋天地其容我兮
父母其生之君親其臨我方夫子其成之欲報之心何
日忘之昔先生有言見乎文字者有七分之一心繪乎冊
青者有七分之一儀七分之一儀固不可益七分之一心其猶
可推而今而後將築室于伊洛之濱望先生之墓以畢
吾此生也嗚呼夫子沒而微言絕則吾固不可得而聞
也然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惟與二三子
洗心去智格物去意期默契斯道在先生爲未亡也嗚
呼二三子之志不待物而後見先生之行不待誅而後
徵然而山頽梁壞何以寄情淒風一奠敬祖于庭百年
之恨并此以傾

祭鄭庭誨文

毛

滂

石梁鬱然上有佳氣下走清湍昔聞異人相携盤桓寥

寥至今漁樵所安尚意山間人必有異下乃君廬長廊
甲第記初識君在稠人中孤能傲兀知不可籠一見傾
蓋定交尊俎豈唯姻聯氣則相許予才闕其寡諧於世
所賴得君差疆人意奮然高談氣蓋一座有非吾曹瞻
目欲唾君真偉人秀眉竒狀使當卒學仕必人上退託
於酒日飲亡何羽衣岸巾枕麴而哦小詩立成晚更婉
熟不樸不園元和賸馥揮金如土結客如市遠韻脩然
形骸之外名利之徒其隘如髮敗意苦心十居七八開
口一笑人生能幾君醉不知笑以沒齒君年不足行樂
則過胡用百憂齒搖髮墮予西征相酌以酒酣歌悲
壯起舞爲壽予爲此別行當來歸當益釀酒從君傲嬉
予歸酒孰君不復臨有佳風月如聆車音薦酒君堂予
目泫然呼君不聞是豈醉眠

謚議

孫奭宣公議

張忠定謚議

趙僖質謚議

陳執中謚榮靈謚

歐陽文忠公謚議

范忠宣公謚議

祈雨祭漢景帝文

縣有州帖祈雨諸祠縣令至愚以謂雨澤頗時民不至於不足不敢以煩神之視聽癸丑出于近郊見民稼之苗者荒在草間問之曰待雨而後耘耕又行見老父曰此月無雨歲將不成然後乃知前所謂雨澤頗時者徒見於城郭之近而縣境數百里山陂四畝之間蓋未及

宋 祁

劉 敞

劉 敞

韓 維

李 清臣

鄧 忠臣

歐陽 脩

也脩以有罪為令於此宜勤民事神以塞其責令既治民獄訟之不用又不求民之所急至去縣十餘里外凡民之事皆不能知頑然慢於事神此脩為罪又甚於所以來為令之罪惟神為漢明帝生能惠澤其民布義行剛威靈之名照臨後世而尤信於此土之人神其降休以答此土之民之信

祭城隍神文

歐陽 脩

雨之害物多矣而城者神之所職不敢及佗請言城役用民之力六萬九千工食民米一千五百石衆力方作雨則止之城功既成雨又壞之敢問雨者於神誰尸吏能知人不能知雨惟神有靈可與雨語吏竭其力神祐以靈各供其職無媿斯民

祈雨祭漢高皇帝文

歐陽 脩

吏有常職來官于滁者不三四歲而易也神食于此無窮已也神與吏於滁人孰親且久孰宜愛其人之深也滁人敢慢神而犯威靈也其畏信勤事於神也吏於凡小事猶皆動有法令約束違則有罰孰若神之變化不測而能與民轉災為福也吏朝夕拜禱彌旬越月而無所感動神之召呼風雲開闔陰陽而役使鬼物頃刻之間也今民田待雨急矣吏知人力不能為猶竭其力而不得已况神之易為也况滁人畏信勤事之久而親神宜愛之而又有可以轉災為福變化不測之能也吏誰敢與神較而脩輒以此為黷者蓋哀民之急辭也其政不善而召災旱又以為黷神宜降殃于脩而賜民以雨使賞罰並行而兩得也民之幸也脩之願也

北岳祈雪文

宋

祁

自冬無雪天寒不效宿麥枯槁涉春之仲土價凍泮天極愈高暖氣蚤來厲鬼挾疫以中齊人寒咳僵作赭埃蒙田耒耜弗施夫家愁嘆疾首無訴並待飢虛臣荷二千石印綬克長此邦部九州軍地幅員千里民有不獲匪臣孰同臨政不敏御下弗明事神不虔怨詛謗布為疾為旱職臣所召向者已遣府從事投訴祠闕異蒙嘉生而涉月跨歲六和閑鬱終風連朝雲合輒披臣日者自省不知所救惟身多罪蔽暗懦愚非帝所赦不敢逃誅斯民何辜罹此亢厄孩耆相持驅就困窮有仁如帝而不垂閔側聞古諸侯祭境内山川以山川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福庇其下而血食之自侯以降養犧儲醪跼伏進薦或禴或嘗不敢有貳以能為之主也惟帝所主乃州之望何材不取何變不儲然則蓄而泄之沛潤

千里振洗揆焚奮張葉牙滋液流浸啓備有年是岳所
以主而州所以爲望也人能事神神能庇人方窮而訴
必見哀情物薄請豐所持至誠

祭左丘明文

黃晞

噫嘻嗚呼天地何私鐘才特殊曾羅万象器函八隅堯
形舜骨禹步湯趨魏魏左丘千古德孤周彝魯博玉石
混渝何王何侯何主何奴鬼哭朝陽狐巢國都丁艱憤
辰閉目涕裾捉簡磨鉛申行踟躕仲尼經之神居緯諸
百王千法電熠霞鋪浮忠暴孝竄莖磔諛弗官而賞弗
斧而誅雲龍譎詭麟鳳怡愉星紀二十鱗如燦如後俗
荒醉履捷迷途跬步咫尺荆棘扶踈鄒夾公穀不式不
謨侵官盜位如禁羅辜指白爲赤驚聳駭愚太陽無色
殘燈有餘惟聖作古降聖異區四子於是折言厚誣仲

舒劉向習異牽拘病在膏髓徒信皮膚有漢後葉方漏
本書子駿元凱怒氣虹舒赤地申力橫流展圖大年修
臻平原罔虞凜然千祀清風襲手時移事遠迷終反初
陸溥啖趙信吠空虛黃踵成習夸紫亂朱方孩躑躅作
氣跣跣骨幹葱弱吻齧乳濡張胥多齒同嘈嗥嚙狂聖
殊厲齧鏹並驅蚓口蟬腹性稟只且張皇受納毫芒碎
銖孰先而師孰後而徒更唱迭和蠅喧蟻吁噫嘻嗚呼有
梟者子食母含腴有梟之士爲儒賊儒古人有法礎爾
之軀少宰司寇木偶屍蛆拚劍尺鐵土蝕階除旁徨觀
者血迸睛枯歲次庚寅假道曹墟秀領參天苦霧冥紆
寤寐晷刻聆響冥符驚醒感嗟肅齋造祠酌水投文噫
嘻嗚呼

祭馬當山上水府文

呂誨

惟神道靈永府雄據長江濟物利人載在祀典然風波
重阻帆樯交會物貨貧遷者商人之利也又如冒官販
墨侵漁下民重裝以還者貪利之吏也是皆行險徼幸
日進千里而不知其徑者利汨於中豈計於險易一有
傾覆固其宜矣至若鱸尾相啗率鍾致石遠奉公上固
有期會豈得已者又况忠臣義士忘軀報國一言忤時
謫斥萬里雖葬於魚腹未厭仇人之欲與夫徇福誠異
趣爾意天地設險阻舟楫濟不通皆有所謂神據險阻
受國封爵濟物利人福善禍淫乃其職爾今狂蛟肆怒
乘風鼓浪恣其覆沒阡危若是果威靈不能制耶彼安
濟者皆其幸耶誨六年中再得罪沿沂上下者四移麾
晉陽舟次于是適值風禱幾為淪溺三日未霽故具牢
醴禱訴所誠神其監焉

諸廟謝雨文

曾鞏

吏之罪大矣一切從事於謹繩墨督賦役而已民之所
欲不能與所惡不能去自如以竊食不知其可媿安能
使陰陽和風雨時乎故若輩者任職於外六年于茲而
無歲不勤於請雨賴天之仁鬼神靈閔人之窮輒賜
甘澤以救大旱吏知其幸而已其為酒醴牲饗以報神
之賜曷敢不虔維神尚終惠之使求有年則神亦無窮
有依于人

福州鱈溪禱雨文

曾鞏

嗟呼旱也誰則為之茫茫之稼將槁而萎嗷嗷之衆曷
望而依為閩屬者寇賊之罹逮其既附我士已疲餘醜
成羣百十睚眦跳浪出沒負力乘巖亦有為渠諸偷所
推相望慕布未受馬羈室家莫寧遠近以疑我畜以柔

亦震以威從有法賞不從係纍或擾而序或就縲微逮
歲朔易邊定無遺山林夜行笑語追隨吾人即安含糗
而嬉士馬亦奮栢駢駢天子聖德海邦是綏維此海
邦初亦難饑今宇寧矣師征始歸今食足矣廩實尚微
若歲大熟如梁如茨如陵如坻自公及私獄無訟繫里
無盜闕式于求世方始在茲今此大田既碩而齊俾不
卒成熟忍為斯神有靈蹟國人所祗神有顯號天子所
躋姜能起之槁能澤之胡能有餘斂而不施我用卜日
蚤駕以馳即告潭側尚其聽之攘除驕陽騰雲曠霓播
為甘露霈洒淋漓俾農有秋百物具宜熄偷與爭長置
刑咎人於報事豈有戮思

始定時薦告廟文

張載

自周衰禮壞秦暴學滅天下不知鬼神之誠繼孝之厚

致喪祭失節報享失虔狃尚浮圖可耻之為雜信流俗
無稽之論世代寢久習為厥常載私淑祖考遺訓聖賢
圖書歲取月慙朝憤夕惕比用瞻拜愧汗不容自安竊
自去秋以來稍罷無謂節名閭閻俗具一用拜朔之辰
移就新薦然而四時正祀尚未講脩禮謂士有田則祭
無田則薦祭用四孟薦用仲月載於秩命乃視天子中
士當用四仲擇日申薦成禮故議自今春二月為始決
用四時分至之日舉行常儀然尚懼杼擇之未明括俗
之易駭或財用不足或時不得為未免雜用褻味燕器參
從近事遽爾變創要之所安恭惟考妣恩明尚賜矜享
間有未盡仍幸稍益改脩方歲之初不敢不告惟賜鑒
諒幸甚

生擒西蕃鬼章奏生求裕陵祝文

蘇軾

軾

大獮獲禽必有指縱之自豐年高廩孰知耘耔之勞操
被西戎古稱右臂自嘉祐末木征擾邊至熙寧中董
瓘方命於赫聖考恭行天誅非貪尺寸之疆蓋為民除
蠱賊遂建長久之策不以賊遺子孫而西蕃大首領鬼
章首犯南川北連拓拔申命諸將擇利而行旋聞徧師
無往不尅吏士用命爭酬未報之恩聖靈在天難逃不
漏之網已於八月戊戌生擒鬼章頡利成擒初無渭水
之恥郅支授首聊報谷吉之冤謹當推本聖心益修戎
略務在服近而來遠期於偃革以息民仰冀威神曲垂
昭鑒

禱雨社稷四首

蘇軾

噫我侯社我民所恃祭于北墉答陰之義陽元不反自
齊徂秋迄冬不雨嗣歲之憂吏民嗷嗷謹以病告錫之

雨雪民敢無報社神

神食于社蓋數千年更歷聖王訖莫能遷源深流遠愛
民宜厚雨不時應亦神之疚社稷惟神我神惟人去我
不遠宜軫我民后土

農民所病春夏之際舊穀告窮新穀未穰其間有麥如
喝得涼如行千里弛擔得漿今神何心必此雨雪敢求
其他尚憫此麥稷神

惟神之生稼穡是力殫身為神尚莫顧惜矧今在天與
天同功招呼風雲孰敢不從豈惟農田井竭無水我求
於神亦云亟矣后稷

祭戰馬文

路振

咸平中契丹犯高陽關執大將康保裔略河朔而去天
子幸魏遣特將王榮以五千騎追之榮無將材但能走

馬以馳射爲事受命惟怯數日不敢行伺賊渡河而後發賊有剽淄齊者數千騎尚屯泥沽策不欲見敵遂以其騎略界河南岸而還晝夜急馳馬不秣而道斃者十有四五天子憫之遣使收瘞焉因作祭文曰房駟之精降爲驪駢泉水呀風流沙激庭虎脊孤聳龍媒鷲獐丹髦曉霞的顙秋星弗方著幹宜乘旋膺嶢臚角起方背珠明爾其絕塞草荒八月隕霜毛縮蹄研筋舒脉張獸惡恐噬虬獍欲驥噴沙散沫千里飛雪戎人負紉武士索鐵前遮後突雷動地裂忽挽一而制百終伏過而投綫戎官劬劬歲入券書蹄躡屢屢通乎鬼驅名駒大駟銜尾入塞勞其酋長節以駟僧蜀錦吳繒積如丘陵馬歸於我也重弊入於彼也輕於是絡黃金之羈浴天池之波鼓鬣雲鬣弄影星河或踈而齧或輶而叱蠹蚤申禁駟駿何多帝念神物來經遠道閱之于內殿養之于外阜飲以玉池秣之瑤草窮冬虜塵入我河漚羽書宵飛龍馭北巡選伏下之名馬屬聞外之武臣琯戈電燭禁旅星防授以長策帥以全軍將士怒兮山可擘猛馬哮兮虎可咋何嘖惜之無勇反遷延而避敵冰霜凄凄介甲而馳不飲不秣載渴載飢駮馬餒死行人嗟咨委天骨於衢路返星精於雲霧報主恩之無及齊戎力而何悞生芻致祭弊惟成禮瘞于宗岡全體馬如有神知帝之仁嗚呼

謚議

贈尚書右僕射孫奭謚議

宋

祈

博士宋祁謚曰僕射清明莊重體柔而用健揚和吸精諸爲英華在布衣韋帶有深沈不器之韻緩袂彈冠賓

于王門是時宋興四十餘歲天子上文鄉學開太平之
原新擢髦士充布臺閣而未有卓然以儒名家僕射由
經生博貫前載乃以詩之多識書之知達易之肆而隱
春秋之婉而微禮之肅雍樂之易良參勸講授為薦紳
倡始執據聖道泚汰羣疑斗杓所建遂成寒暑疇瑋所
觸自然宮徵歷官上庠居為時宗既而籍內禁閑踐諫
省駁曹之任入進其孰出詭其辭批鱗罔憚職衮無闕
在蹇王臣匪躬在說命朝夕納誨惟僕射舉之愛莫助
之屬今上濬明厥初物色舊老實膺丹書之問進對華
光之塗用階告猷式克濟聖相榮稽古寬中眇論惟僕
射有之是以似之及宸幄歸道安車稅駕天文褒餞士
倫嗟挹俾耆而艾以歿元身大君廢朝行路相弔賻布
所頒一出長府宸章加等昭飭下泉信乎令終之高顯

大雅之明哲矣謹按謚法體和君中善問周達曰宣如
僕射處躬彌冲在醜忘競不居物累不為盜憎其讓如
范宣其慎如子孺能體和矣內治家事外施邦政接士
無貌言祝神無媿辭協用通介時其進退能居中矣行
成束脩節貫華皓終以碩望顯升師臣其所薦士皆足
以經哲秉猷敷貢皇極遜遠時譽常如不及以年得謝
嚮考終之福生平素守鮮如晨葩信善問矣建白絀次
百餘篇傳經見義質聖行遠藏于冊府副在家楹推明
則董仲舒博治則劉向其周達矣節惠知行請謚曰宣
謹議

張忠定謚議

劉 敞

太常禮院謚故禮部尚書張公曰忠定太子中允直集
賢院同判吏部尚書曹劉敞覆議曰尚書布衣之時任

俠自喜破產以奉賓客而借軀報仇往往過直及讀書
為文折節受學則爽厲明白務求道真至於策名試吏
倣儻奮發思自見於世不令已失時蓋有古賢之風而
神宗聖考知人善任使每盡其用雖專斷於外而上不
疑此其所以感激慷慨能功名者也夫英偉卓犖之
人固自真其材可以意氣忠信結而不可以祿位貨利
取也尚書再在蜀及佗臨泣皆朝廷所倚重或兵荒之
餘而言聽計從德澤下流民至于今稱之蓋君之圖任
一則士之報施重不其然歟自宋興以來且百年言治
者甚衆其直己以事上盡心以撫下生有榮名死有遺
愛者尚書殆無與並焉未年以疾害於朝謁不至大位
士君子以為恨今主上甄德念功使有司追賜之謚而
曰廉方公正安大慮竊以謂無問然矣請從博士之論

以充太史之錄謹議

趙僖質謚議

劉敞

議曰春秋之議視遠物者見其形不見其容聽遠聲者
聞其疾不聞其舒此褒貶之審也少傅公歷事三朝嘗
列四輔謀謨之益施為之效蓋多有矣然而入則極論
出則詭詞是以人無聞焉雖推美讓德大臣之直亦其
天性恭慎然也今太常易名謂之僖質稽類揣稱竊以
為允謹議

陳執中謚榮靈議

韓維

執中幸得以公卿子遭世承平因緣一時之言遂至貴
顯皇祐之末天子以後宮之喪問所以葬祭之禮執中
位為上相不能總率羣司考正儀典以承答天問知治
喪皇儀非嬪御之禮追冊位號於宮闈有嫌建廟用樂

踰祖宗舊制執中白而行之曾不愧憚遂使聖朝大典著非禮之舉此不忠之大者閨門之內禮分不明夫人正室踈薄自絀庶妾賤人悍逸不制醜聲流布行路共知此又治家無足言者夫宰相所當秉道率禮以弼天子正身齊家以儀百官執中不務出此而方杜門深居謝絕賓客曰我無私也我不黨也豈不陋哉謹按謚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可謂寵祿光大矣得位行政不為不逢死之日賢士大夫無述焉可謂不勤成名矣請合一法謚曰榮靈

歐陽文忠公謚議

李

清臣

太子太師歐陽公歸老于其家以疾不起將葬行狀上尚書省移太常請謚太常合議曰公維 聖宋賢臣一世學者之所師法明于道德見于文章究覽六經羣史

諸子百氏馳騁貫穿述作數十百萬言以傳先王之遺意斯文卓然自成一家比司馬遷揚雄韓愈無所不及而有過之者方天下溺於末習為章句聲律之時聞公之風一變為古文咸知趨尚根本使朝廷文明不愧於三代漢唐者太師之功于教化治道為最多如太師真可謂文矣博士李清臣得其議則閱讀行狀考按謚法曰唐韓愈李翱權德輿孫逖本朝楊億皆謚文太師固宜以文謚吏持衆議曰太常官長有曰文則信然不可易也然公平生好諫爭當加獻為文獻無已則忠為文忠衆相視曰其如何則又合議曰文獻疊犯朝謚固不可忠亦太師之大節太師常參天下政事進言 仁宗乞早下詔立皇子使有明名定分以安人心及 英宗繼體 今上即皇帝位兩預定策謀有安社稷功和裕

內外周旋兩官間迄于英宗之視政蓋太師天性正直心誠洞達明白無所欺隱不肯曲意順裕以自求便安好論列是非分別賢不肖不避人之怨誅徂疾亡身獲危以為朝廷立事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康方公正曰忠今加忠以麗文宜為當眾以狀授清臣為謚議清臣曰不改於文而傳之以忠議者之盡也清臣其敢不從遂謚文忠謹議

范忠宣公謚議

鄧忠臣

伏惟太常寺定開府儀同三司免純仁謚議如前議曰謚法云慮國忘家曰忠善聞周達曰宣古之慮國忘家者固嘗有焉兼之善聞周達者蓋亦鮮矣全是二美得之純仁太常既易其名博士又為之議移文覆訂屬于考功忠臣按純仁為大臣之子布被脫粟而不以為非

都上公之司衮衣繡裳而不以為恭要終原始考實宗聲歷事五朝堅持一節厚同宗之族猶葛屨之芘本旅見慢上之人如鷹鷂之逐鳥雀凡言責與官守皆諫行而計從謹論嘉謀確乎其不拔今名廣譽聞然而日彰在畎畝未嘗忘君思飢渴不獲由已作尚書解以進如宋璟之為元龜抗濮園議以聞如師丹之為黃耆臨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得小大之情矜而不喜每思捐身而開策所願休兵而息民祇知扶危而濟傾寧恤跋前而疋後又有黃裳之吉而內美言無白圭之玷而外華頃緣秉鈞適丁連茹方讒言亂國而明蔡確之無實洎姦黨投名而謂大防之可原當眾人莫敢言之時在偏州無所用之地義形於色憤發至誠非止救當時正人端士之織羅直欲戒後世亂臣賊子之迷罔徇公忘已

為國惜賢與言嗟嘆使人於邑父母之國有時而去股肱之義於是或虧放之江湖忽如草莽初蘭澤畔更甚屈原之忠占鵬坐隅已分賈生之死惟天知善惟君知臣適訪落之初年講圖舊之新政側席南望而決浮雲之蔽擁節東歸而詠零雨其濠公望益隆恩數彌渥法座想見其風采詔書相望於道塗欲入覲則未能願養疾者益懇改元三日以不起聞

天子於是震悼輟朝賻贈加等告其弟開府儀同三司之府表其墓賜卹濟忠直之碑人臣哀榮無以尚此古學者訓阿衡詎專美乎商君違不忘職孫將有後於曾古之遺直今也則亡謚曰忠宣於義為允

